



手紙

4 曾 1
3 5 7
2 1



增
753
卷
12

士寅新民叢報全編

青年思潮第十八

數月以來辱承海內外惠稿者不勝其數。敝報本欲一一揭載。徒以未有門類。故暫從闕。如今特立此門。將以次第擇尤刊登。俾無負盛意。海內外大雅君子。如發有新理想新議論。而欲相見于新學界中者。尚祈寫以惠寄。無任翹企。再來稿登與不登。原稿恕不檢還。

學術變遷論

潮陽鄭浩撰

中國至今日。慣於學術思想。單狹孤陋。無不咎漢武罷黜百家所致。而間竊縱觀中外。今古學術遞變。分合之故。每有其自然流轉之機。論者徒據拾眾議。不察其由。雖附和羣詬無當也。萬物之理。無不由單簡而繁雜。由繁雜而統一。由統一而靜守。由靜守而腐敗。由腐敗而開放。由開放而精闢。遠而驗之。石層古迹。遞嬗之物類。近而察之。國家部族進化之政體。小而考之一人。一物。始終遞變之氣機。大而求之陰陽造化。推遷轉移之時節。舉莫不範圍斯義。升降出入於一。圈之中。而不能外。學術其一端也。夫學術之始。於單簡者何也。單簡時代。分為二類。一結繩類。一質行類。結繩類者。由堯舜以前。上至洪荒是也。洪荒之世。無學於前。何以有學。曰學者由人性而生也。人自初生。耳頰能聞。目頗能見。手足頗能運動。即已無日不在於學中。何者。人之性。莫不具乎欲求自適之能力。無不具乎知其如何自適。如何不自適之能力。無不具乎倣效競勝他人之自適之能力。故自初生以來。凡身之所具者。學有觸於前。莫不羨而學之。內以遂乎適宜之心。外以達乎勝物之願。唐虞以前。無書冊而

有學術豈非學之本乎性天範乎人事而有不得不然之勢哉然乃以人相師以事相制凡耳目聞見所不及即智慮思想所不接故其時聖智開物非無舟車宮室衣裳穀食諸制度而舉措器具形可以適於自治而止此單簡之一類也

質行類者由唐虞以後下至夏商是也學校之制始於有虞至夏商而略備此亦學術之彬彬盛哉然而有夏則尚忠有商則尚質序射序養睹其禮而教寓乎中學樂誦詩習其器而化周乎內百姓日用範於一途故其時有文字而無著述非必才有不逮乃亦敦篤之風相沿為習學士大夫但求行已無虧已足盡乎學職詩書禮樂雖無不具體乎此而樹古無花枝條斬斬矣此單簡之又一類也

茲二類者為時最久而一為無文字之時代一為無著述之時代雖其中不下幾百十變而約而言之其為孤單簡略則同此學界之太古世也

其所謂由單簡而繁雜者何也法以積而大備智以積而日周蓋千萬年渾噩樸素之風久而大發亦自然之勢也繁雜時代分為二類一官學類一師學類

官學類者由成周以後至東漢以前是也周公以多材多藝之躬承歷聖創垂之後兼三王施四事典章軌度郁郁乎文故易演伏羲詩制雅頌禮監二代樂備九成其所以開後世專家之祖者無不掌於宗伯卜祝禮樂之官他如漢志所言司徒之官則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史官則歷記成敗存亡而關乎君人南面之術者也羲和之官則歷象日月敬授民時者也理官則信賞必罰以輔禮飭法者也禮官則正名位辨異同者也又如宗廟之官之尚賢右鬼行人之官之專對不辱議官之兼綜條貫農官之務本

力田稗官之通言必察學術之精意無不分掌於周官之中周公之世或無繁雜之患迨其後官守相傳溝絕不通各拘其迹而紛歧見矣此繁雜之一類也

師學類者由春秋戰國至於漢初是也古者士人之學無不統於學校用能風純道一東周以降學校既廢諸才智聰達無不思各明一義以覺世或本於性之所近或囿於素之所習或沿於俗之所成要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有法名家者流有墨家縱橫家雜家小說家農家者流茲數家者雖純駁盛衰固有不同而無不分道揚鑿各是其是不相統渾其大師巨子所至風靡從者盈其後車王侯或乃擁篲此繁雜類之極盛時也

茲二類者一為集古時代一為自由時代所處之時不同其由官而師則以天下之勢由治而亂由合而分王綱既弛塗徑遂闢才思所至無所羈阻用盡厥能日恢新義所謂思想自由而人材盛者我中國僅此數百年瓜分豆剖之世見其一斑此學界之中古世也

其所謂由繁雜而統一者何也四海分爭必定於一羣言淆亂必衷於聖天演之理優者勝劣者敗物類有然學類何不然孔子生於春秋上集羣聖下法百王固已具統一學力矣而無其勢以行之是以歷戰國漢初率未大顯及高祖親祀太牢武帝定以一尊自是而孔氏大一統之勢成矣其亦天時人事有不得不然者乎統一時代分為三類一為經學類一為理學類一為制藝類

經學類者自武帝以往至於隋唐是也漢氏五經分為十四博士經師至止學徒動以千數利祿所誘才傑悉入斯途然乃局於訓詁絕鮮遐思孔氏大同之義湮焉萃十餘年來之心靈思想悉區於殘篇斷簡

中而欲其掃肖古世之政俗。冀以彌合於遞嬗屢變之餘。夫是以士所誦說。率不周於用。強用之時。乃誤國。刻舟求劍。同堪笑憫。此統一之一類也。

理學類者。則自趙宋以後。迄於有明是也。宋自祖徠泰山。已開講學塗徑。至濂洛而大暢斯旨。厥後南渡。則有朱陸。有明則有王羅。聚閣堂奧。遂分二門。然平心論之。學術一統以來。其可以脫千古之網羅。開絕新之知覺。從入之途。姚江為最。陸王之不讀書。非真不讀書也。彼乃嗜學者。舍經書無生活。而既以靈妙之良知。括之遂不屬於區區之陳言。故迹也。使以陽明生今日。吾敢斷以新理想新政藝。陽明當先人好之也。惜哉。陽明一派。盛於有明。至今日而鮮有問之者。空談之理學興一變。而且燃漢炮。其頑痼謬誤宜矣。此統一之又一類也。

制藝類者。則自有明以來。終於容歲是也。孔氏一統之教。自經學以至理學。推崇盡矣。持世者以為未足也。乃為代聖立言之格。將範一世而無越思。功令所頒。壯夫無不俯就。相習既久。庸濫彌以不堪。今者明鑑斯弊。諸頗知時務者。能言之。無俟贅議。而獨惜塵腐之語。印於腦質者已久。今雖醒而思變。而率茲朽質。將以競勝於蹕屬聰壯之族。吾見內弊日滋。外患日逼。未必非制藝之餘波。厲階也。此又統一之一類也。

茲三類者。皆武帝以來之變態。合而言之。則經學理學制藝。各有統一之義。即各有靜守之義。亦即各有腐敗之義。分而言之。則由經學而理學。由統一而靜守也。由理學而制藝。由靜守而腐敗也。此學界之近古世也。

其所謂由腐敗而變通。由變通而開放。由開放而精闢者何也。則自通商以來。以至今日。而極於中國之前途是也。中國舉諸學派。至此已有窮變通久之勢。予意即非文明輸入。而培根笛卡兒。亦必有出於中國。而為之推陳出新者。況以我之竭。遇彼之盈乎。特我中國人。浸漬於古世文明一統之宗教政治者。久其根深。其源遠。其質靜淵博。大如巨石之未易運轉。夫是以遲遲至今日也。予意統一時代。雖臻於腐敗之極點。而得此靜質。以奔赴於二十世紀之前程。如巨石之一運轉。而不能遏抑。亦自然之勢也。故中國至此。非政府一二人所能維持。亦非政府一二人所能阻抑。而學術之一大變遷。且亦有古先聖哲所不及料者也。此學界之現在世與未來世也。

凡茲節次。雖前後殊觀。久速不一。而氣機所至。自然變遷。如以為出於偶湊。則曷觀中西綿綿。事同符節也。昔者歐洲教育之盛。彰於希臘。丁我春秋之世。七賢迭興。教科斯粹。然七賢宗旨。亦非區一。其他可知。此亦繁雜時代也。前此學旨。未有聞焉。則必其單簡時代也。及基督興。十餘傳而東羅馬。以國力行之。自此遂駸駸入於統一時代矣。統一時代。雖足安靜一時。而寺院教育。極於腐點。遂一變而為文學再興之世。再變而為思想自由之世。數百年來。所謂開放變通精闢諸時代。又無不具焉。由此觀之。節次推移。皆有一定如春之必夏。夏之必秋。秋之必冬。雖遞交之時。未能畫一。而時序所屆。皆可按期當其勢之所趨。雖以暴君悍將之力。而不能遏。值夫時之未兆。雖有賢哲宏達之士。而不能開。其諸中西盛衰相越者。乃西人統一之弊。在束縛。故其開放也早。中人統一之弊。在膚濫。故其開放也遲。後先之間。升降斯殊軌耳。而要固非一人一事之力所能致矣。

今議者不察。徒知以黜罷百家。重為武帝詬病。豈知武帝當日亦有不得已於其中者。武帝之世。天下既一統矣。教旨不一。最礙敷治。擇優於孔。奚怪其然。顧乃意失其真。諸經說理學制藝。襲其膚淺。不知變通。用滋流弊耳。若以今日之見責武帝。是猶責無懷葛天以不知宮室衣服。責堯舜周孔以不知地球恆星也。而世乃與始皇之燔燒屠殺。同類共譏。何其替也。

民權之界說

邵陽李振鐸撰

二十世紀之世界。國國圖自立。人人圖自立。國何以能自立。以其民能自立也。民何以能自立。以民有自立權也。統計歷史。縱覽宇始。孰文明。孰野蠻。孰優勝。孰劣敗。靡不視民之有權無權。國之有民權無民權為因果矣。顧以近世泰西。雖淺識婦孺。下流社會。亦神明視而香花祝之。民權。而吾中國冠帶袴纓之倫。聞之。瞠目蹙額。而不敢信。籍口結舌。而不敢道。且云西國本無所謂民權。係中土譯者強立是名。不自欺欺人。自悞悞世。而為叢垢積辱之媒。耶。然其狐疑狼顧。怙私見而蔽公理。務抑塞而畏昌明者。亦正有故一則以民權與君權為反對之極端。謂民權惟民主國可有。君主國不可有。泰西諸國可有。中國不可有。若中國倡興民權。必將破壞君權。破壞君權之朝廷。而國亂愈亟。此一誤也。一則以各國君相被刺之案。習見不怪。秘密會社。縱橫輩。大抵以無君無政府為目的。因謂西國悞用民權。致如是結果。為中國萬不能行之證據。此又一悞也。有此種種謬誤。遂畏民權如洪水猛獸。誣民權為非法不道。其所以畏之誣之。雖不免出於陰私忌嫉。皆係悞解民權故也。其所以悞解之原因。皆以不明民權之界限故也。今欲強中國。綿華種。鼓愛力。結羣誼。非興民權不可。欲興民權。非先明民權之界限不可。君權有君權之界限。否

則流於專制主義。民權有民權之界限。否則陷於暴烈舉動。凡人稍有權利思想者。均能辨其分類。守其範圍。然吾特總總言民權。斷斷言民權之界限。何以故。凡事之反動力。必視其原動力之程度為比例。差近世各國民權日益發達。其高潮直侵湧我國學界。將見法律上經濟上社會上外交上皆有民權之運動。然下之興起者甚力。上之鉗制者亦甚力。反動不已。其謀所以傾踏摧覆之者。即無弗至。吾知政府將來傾踏民權。摧覆民黨。必以無君無政府為其罪名。為其讞案矣。且古之權奸逆閹。興大獄殺志士者。靡不深文羅織。加以莫須有之罪名。如漢鉤黨之獄。宋元祐之變。明東林復社之禍。不過曰朋黨。曰惡望。曰訕謗。猶且藉此誅鋤。善類為空。矧無君無政府之罪。較朋黨惡望訕謗十倍乎。故處茲時代。既不可不言民權。然言之不慎。未得利益。轉萌患害。唯有正其權限。明其界說。使彼無所藉口。不必繁徵博考。姑即民權與君權之界限。及民權與無政府黨之界限。各各劃清。而後民權可昌言無忌焉。何為民權與君權之界限也。國有君無民不能成。國有君權無民權亦不能成。國民者國之原質。民權者君權之根基。非有民權即無君權也。自古民權弱者莫如波蘭印度。乃其國邱墟。其君停廢。未見無民權而君可常保。今之民權盛者莫如英德日本。乃其國安富。其君尊榮。未見有民權而君遂降黜。故西哲之解自由曰。凡人之自由權。以不侵人之自由權為界。夫侵他人之權。猶不可。況君權乎。君權以扶助個人培養國魂為方針。民權以組織政黨服從法律為義務。不相爭乃相濟。不相妨乃相保。民權與君權之界限本如是也。何為民權與無君無政府黨之界限也。今日亟當決正之問題。莫若以民權與無君無政府黨混合。日後朝野之爭。黨禍之起。必藉端於此。不知無君無政府黨。專以破壞為主義。過路易十四之君不自容。即遇

林肯參刺來之主亦不兩立。若民權則以選舉參政為依據。遵守國法。不踰尺寸。即革命之舉。亦為民權之變局。民黨不得已之苦衷。而非其宗旨。世慎勿謂民權為紊亂秩序。蹂躪和平之名詞。以盧梭彌兒孟德斯鳩福澤諭吉為亂黨之人物也。論者謂民權之界限既明。可有利益而無患害。然中國憲法未立。民權仍不可行。豈知憲法之於民權。猶堤之於水耶。防水之泛濫而立堤。斯防民權之泛濫而立憲法。非先有憲法而從有民權也。英國民權發達最蚤。其憲法多由君權。謂之為不成文之憲法。其初何嘗統言立憲法哉。然憲法實限制權利之要典。國有憲法。而後民權之界限定。君權之界限亦定。中國欲用無弊之民權。亦必自立憲法始矣。

士寅新民叢報全編

紹介新著第十九

原富

英國斯密亞丹著 侯官嚴復譯 上海南洋公學印 定價八毫

原書以西歷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即乾隆三十六年出版。原名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譯言考究國民之富之天然及原因也。嚴氏定為今名。斯密亞丹為政術理財學。英文 Political Economy。中國未有此名詞。日本人譯為經濟學。實屬不安。嚴氏欲譯為計學。然亦未賅括。姑就原文政治與計算兩意。擬為此名。以質大雅。之鼻祖。西人推崇之者。至謂此書出版之日。即為此學出世之日。雖其言未免過當。要之使此學確然成一完全獨立之學科者。實斯密氏之功也。此書印行後。迄今百有餘年。其間學說之遷變。不下數十派。愈辨愈精。愈出愈新。至今此書。幾如夏鼎商彝。視為陳迹。然後起諸家之說。總不外引申此書。是正此書之兩途。雖謂不能出斯密氏之範圍可也。然則欲治此學者。固萬不可不讀此書。嚴氏首詳之。誠得其本矣。全書凡分五編。前二編總釋政術理財學之界說。第一編考國富之實。與其所以富之由。而論勞力之貴巧貴疾。及其食報殊等之原因結果。第二編論資本之性質。及資本與勞力之關係。第三編論各國理財政術之歷史。而窮其理勢之所由致。第四編評議前此理財家之學說。而論重農重末兩派之異同得失。第五編論國家財政之事。其賦稅之種類性格如何。賦稅之方法如何。及近代國債之原起利病。論全書之體段。於部分之得宜。篇章之完整。不無缺憾。要之能綜

合種種繁賾之事物。而以一貫之學理鎔鑄之。其心力可謂宏偉矣。雖其中自相矛盾之處亦不少。但創始者難為功。非我輩憑藉先業者所宜妄加菲薄也。嚴譯僅第一第二編。其後三篇尚未成。但全書綱領在首二編。學者尚能熟讀而心得之。則斯學之基礎已立。他日請諸家之說。自不致茫無津涯矣。嚴氏於翻譯之外。常自加案語甚多。大率以最新之學理。補正斯密所不逮也。其啓發學者之思想。力別擇。所益實非淺鮮。至其審定各種名詞。按諸古義。達諸今理。往往精當不易。後有續譯斯學之書者。皆不可不遵而用之也。嚴氏於西學中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此書復經數年之心力。屢易其稿。然後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但吾輩所猶有憾者。其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學理。遠隨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僮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文人結習。吾不能為賢者諱矣。又吾輩所欲要求於嚴氏者。有兩事。一曰將所譯之各名詞。列一華英對照表。使讀者可因以參照原書。而後之踵譯者。亦得按圖索驥。率而遵之。免參差以混耳目也。一曰著敘論一卷。略述此學之沿革。斯密氏以前之流派若何。斯密氏以後之流派若何。斯密氏在此學中位置功德若何。綜其概而論之。以餉後學。今此書曾無譯者自序。乃至斯密亞丹為何時人。原富為何時出版。亦未言及。不得不謂一缺點也。吾聞譯者嘗言。吾於此學。欲譯最古者一書。最新者一書。吾深佩其言。豈惟此學。諸科之書。亦當如是矣。斯編則其所謂最古者也。吾欲代我學界同志。要索斯編之速卒業。吾欲代我學界同志。要索其所謂最新者之一書。吾更欲代我學界同志。要索他諸學科中。最古最新者各一書。願嚴子有以語我來。

仁學。

故劉陽譚嗣同遺著

橫濱清議報館印

東京國民報社再印 定價五毫

此書為劉陽譚氏丙申丁酉間在金陵所著。分上下二篇。前有界說。後有自序。蓋精心結撰之作也。著者在吾國政治界學術思想界。皆為開山擘石之原動力。其人物之偉大。稍有識者皆能知之。無待贅言。此書以佛學格致學二者為基礎。合一爐而冶之。而歸之於實用。故其中有魂學。有倫理學。有政治學。有理財學。尋常人所視為各不相屬之學科。被雜並陳。而以一大理貫之。蓋著者之眼中。見天下事物。無精無粗。無大無小。皆一切平等故也。其思想出乎天。入乎人。殆有非純根衆生所能夢見者。著成後。恐駭流俗。故僅以示一二同志。祕未出世。及其為民流血。功成身退。同人乃謀弘布之。吾國人於形質上精神上。有種種奴隸根性。積之數千年。非有獅子吼之說法。不足以震蕩之而滌除之。若仁學者。真宜家置一編。日讀一過。以自解釋。而自警策者也。或病其言太龐雜。忽彼忽此。未能首尾完具。成一家純全之哲學。斯固然也。然著者未通歐美一國之語言文字。未嘗一讀他國之書。毫無憑藉。而能發此無上之思想。此豈畧覽一二者之學說。撫人牙慧。以自炫者。所能雌黃哉。著者至誠之人也。誠積於心。而形諸言。此書非徒教授學者以理論。而感化學者以精神也。讀其書。當學其為人。則瀏陽死而未死矣。

李鴻章

飲水室主人著

橫濱清議報館印

新民叢報社發售

定價六毫

此書以泰西傳記新體敘述李鴻章一生經歷而論斷之其體例實創中國前此所未有者著者之文章常見於清議報中世間早有定評此篇非徒為李鴻章作行狀蓋以李鴻章時代之歷史實為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而一國之事幾無不與李有關故此書又名四十年來大事記云其論李也於常人所共非謗者而詘直之於常人所共不察者而責備之處處皆有特識而於數十年來羣治之積習及數十年來朝政之失宜所以造成今日之結果者尤三致意焉思想偉大而筆力足以達之誠近今之鴻著也惜著者與李鴻章相交不深不能多識其性行事實又越在海外所據之書籍不多或不免有遺漏舛誤之處然此書既非為李鴻章一人而作則讀者但求其精神可耳九方臬之相馬不必惟牝牡驪黃之是問也

和文奇字解

譯書彙編社社員輯著 日本東京譯書彙編社印行 定價一元

日本古代或曰有文字或曰無之自隋唐以來始假用中國文字以傳會其固有之言語故分為音訓二種音者照中國本音讀之訓者以土音註之使讀者望文生義故中國文字異聲異形而義同者彼讀之皆為一音不復辨別故日本文中之漢文往往有不可解者然細索之義亦可通職此故也如由此觀之彼往往寫為因之見此是其例也此蓋由日本古來尚武所謂武士最為世重而識字甚少其寫別字固不足怪以日人讀同義之字大抵同音如因之見此以中國讀之幾不可解而日本人讀之其音與由是觀之無異若字字記得清楚何處應用某字非腦滿者不易言此日本奇字原因之一也更有一類日本

在中國文字未曾流入之前已有其言及得中國文字始將中國文字之訓或音與其固有之俗語相合者湊成之如ヤハリ日本俗語猶云依然適矢張二字日人訓之為ヤハリ遂取之以代寫其ヤハリ三字所謂傳其音而不用其義者以中國人讀之萬不能通此日本奇字原因之二也以上二種最為奇中之奇其外則有日本人自行新造之字如辻之為十字路口等是也又有新疊字眼如上手之為妙手等是也此種細心體認習之既熟亦易旁通且同在中國亦各處自有方言彼此不同况彼國界既殊自宜有此若夫日本自名其事物或從西文轉譯來者前者多難索解後者輒有妥語又或沿用內典此皆驟眼看來有費人思索者是亦可算入奇字而其種類大抵盡在是矣今中國人讀日本書者日益多而或未嘗習日語或習之未深往往有過此等字茫然不知所謂因而不能得其上下文理甚至有誤會其意者桐城陶君特著本書將此等奇字苦心摘出為下注脚以便於讀日本書者其用意至深厚真堪嘉也著者敘例有言因匆促付梓失漏之處在所不免今試檢閱之其中誠有未盡善處謹就管見畧舉數條以發凡起例非好求疵恐誤讀者反失著者之盛意故不敢不忠告以期著者加意改正云爾

- 一 全部之大缺點在于列數見字少見字多未免使讀者有勞多功少之嘆試繙數葉其常見者不過數條除外則往往讀日本書數百部尚未嘗一見著者固有意求美備然輕重倒置殊為欠妥
- 二 所註有未與原義吻合或全誤者如見込之註為受感頂戴之註為給與金儲之註為利息前二條是全誤後一條為與原義少異見込本當註為希望頂戴為給我一義為受領給與一義是客觀的受領是主觀的也金儲為獲利其他尚多今不枚舉

三 未能發明通例。如取字打字立字。日文中最喜用之。理宜為作一解。

四 重出者多。如半產半鐘。同葉兩見。出口出立等。既見山部。又見山部。此固小疵。亦見校對之疏。且出字編入兩部。殊為失當。

五 有中國文言不待註者。如三元一目。只今命中等是也。

至於不憫之誤作不便等。此是校對之過。無關宏旨。然有此數缺點。令人生美中不足之感。質諸著者。以謂何如。本館某君。久有意著此一書。已從事搜索。惜此君性緩。久之未能卒業。嘗聞其敘例如左。

一 全部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是通用之字。中卷是偶見之字。下卷如補遺例。

一 編字仍依部首。與此同例。

一 注分三類。一用文言。一用正音。一用粵語。求其切當明白。而有時或省為一類。或二類。

一 旁註假名。即日本字母以便查日本字典。及便于讀日本書中之多用假名者。副詞最多

一 因上條之故。另用假名作檢字一卷。附錄于後。以備由假名查漢字。

一分奇字種類為別。字方言譯語新字四種。各以符號標出。又分為中國已襲用者。可襲用者。不可襲用者。三種。亦附符號。

一 學問上語。分科選錄。別為一卷。

此其大畧也。本館願為我學界要求某君。速殺青以餉同好。度亦本書著者所同情也。

萬國憲法志

湘鄉周達編譯 上海廣智書局印行 定價七角

今日世界文明。莫不有憲法。憲法者立國之元氣。而今日中國。急當講求之一大問題也。顧講求之。殊不易。歐美日本之書。言憲法者。雖汗牛充棟。雖然。彼皆已有憲法之國也。故其書關於憲法者。幸以解釋本國法理。法文為主。其目的在擁護憲法。非在創立憲法也。夫國體之各自不同。如人面焉。不徒甲國之憲法。不能適用於乙國而已。至其所以得此憲法之來歷。亦各自不同。故今欲在歐美日本人所著憲法書中。求一二種適合於今日中國人研究之用者。竟不可得。此書著者。留學於日本東京專門學校。有年。就所講習。著為是書。凡分三編。上編曰君主國憲法志。中編曰民主國憲法志。下編曰聯邦憲法志。每編擇數國以為代表。各列其憲法正文。間下注。案首冠以總論。而末附各國憲法成立年表。終焉。讀者觀此。可以知憲法之重且要。而各國民所以得之者。如此其艱也。則我中國人亦可以自擇矣。全書體例。謹嚴。文筆流暢。較之尋常直譯之本。相去天淵。

憲法精理

湘鄉周達編著 上海廣智書局印行 定價五角五分

此書與萬國憲法志同時並著。著者既採集各國憲法正文。述其成立之所由。使吾國人知求得憲法之為急務。雖然。不知憲法之原理。則烏從實之。烏從求之。乃復著此編。分別部居。莫以憲法思想。浸入國民腦中。其自敘曰。嗚呼。自十八世紀之末。至十九世紀之中。歐人唱民權。唱自由。其風潮之極。震蕩全洲。蔓延百載。究其所得者為何。曰。數十條憲法而已。法蘭西之革命。與夫列國之政變。競權力。流膏血。前

者死之。後者繼焉。為之犧牲者以數十萬計。究其所為者何事。曰：數十條憲法而已。十九世紀之歷史。皆君民相爭之歷史。更曠言之。則歐美諸國憲法之成立。記耳。其初也。憤政治之不良。平民權利之不競。則君臣相爭於內。既而憲法立。內亂平。人口繁殖。國力不足以養之。則舉全力而爭于外。故十九世紀為歐人政治競爭之時代。二十世紀為歐人經濟競爭之時代。憲法之立。是出政治競爭而入經濟競爭之界線也。雖然。其政治競爭之風潮。其力之猛。僅足以鼓動同洲同種之國民。至經濟競爭之風潮。乃能鼓動異洲異種之國民。如日本。如中國。凡遠東諸國民。皆將感其經濟競爭之風潮而起者也。唯日本之起也。故驟強。唯中國之起也。遲。故日弱。嗚呼。內治不改良。憲法不立。政治之競爭。不先起於國內。則中國國民何足與歐人遇。而與之爭存于世界哉。且公理日明。人人終有求其自由之一日。則國必易人之統治。而代以法律。此一定不易之趨勢也。故時至二十世紀。中國俄羅斯土耳其諸國民。苟其不亡。亦將受治於憲法。而不可避者也。屢敗以來。中國國民。駭駭有政治思想矣。曰：專制政體。曰：立憲政體。人人能知之。曰：立憲政治。良於專制政治。人人能言之。雖然。問其何為專制政治。何為立憲政治。何為而立憲政治。獨良於專制政治。則鮮有能道其故者。嗚呼。憲法之原理。不明。而欲望憲法之思想。漸浸入國民之腦中。以起政治競爭。而強國。難矣。故取列國憲法之原理。條分而論之。使我國民。知立憲政治之真相。夫國家之事。先有其思想。而後有議論。而後有成效。居今日之中國。而尚待輸入憲法之思想。晚矣。是則非予之咎也。又其凡例云。一。此書詳論憲法之原理。而舉列國現行憲法為例。使人知其言非著者一人之空言。一。去理深奧。此書惟求思想之普及。故多取政治原理之淺近。易明者言之。故謂之法理之言。蓋謂之

為政理之言。庶為稍近。一最深之理。若更以最深之文出之。則更非尋常學者所能解。此書辭以達意為主。不務高尚。不矜文辭。以求易解。一憲法之理。說者互歧。聚訟紛紛。莫衷一是。此書惟就列國所通行者言之。不從一家言。間有有宗旨者。則著者之私案。一觀此則著者之苦心。與本書之體例。皆可以見矣。全書凡八章。一總論憲法之意義。二論主權。三論國民之權利義務。四論元首。五論議院。六論上議院。七論行政大臣。八論法院。其說理簡而駁。達而達。以中國人之眼觀歐洲之政治。復以中國人之筆達之。雖謂為現行政治書中第一佳本。非過言也。惜其裝潢太樸。未免衣錦尚絀之譏。

國法學

日本岸崎昌合著 烏程章宗祥譯 東京譯書彙編社印行 定價七角五分

此書為政法叢書第一編。全書為緒論一。為卷四。緒論凡二篇。曰國法學之意義。曰國法之淵源。卷一論國家之組織。凡三篇。曰統治權。曰領土。曰臣民。卷二論國家之機關。凡三篇。曰君主。曰國會。曰裁判所。卷三論國家之機能。凡三篇。曰立法。曰行政。曰司法。卷四論國家之聯合。凡三篇。曰事實上之連結。曰國際法上之連結。曰國法上之連結。今日稍有知識者。莫不競言國家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雖然。不知國家之為何形。政治法律之為何物。則思想焉從而生。國法學者言國家法之學。實國家學之一部。亦法學之一部也。譯者留學於東京法科大學有年。於斯學深有所心得。因選譯是書。以餉國民。但原著兩氏其學說意見常有異同。蓋其所受者。各有淵源也。而譯者所以選擇此書之意。殆亦在是。蓋中國人今日思想尚在幼稚之域。並羣說而存之。以待讀者之採擇。實濟發思泉之一法門耳。

財政四綱

歸安錢恂輯著 自刻本 定價一元

全書凡分四編。一曰租稅。二曰貨幣。三曰銀行。四曰國債。著者為留學生監督。旅居於日本東京者三年。能請其書。深考其立國之所由。是編蓋與留學生參考輯述。非全出於一人之手。以故徵引詳博。體例完善。其所取材。大率在諸學校行政科講義。而常以他書參補之。每篇之中。先言其學理及其種類。而皆引各國制度以比較證明之。於日本尤特詳焉。其異同得失。大率案而不斷。俟讀者之自別擇也。著者務實行之人也。今日中國政府。百事不舉。而其受病處。由於財政紊亂者為多。當局苟精讀是書。而按成法以救之。以此泱泱廣土眾民之國。豈患貧哉。雖然。良政治必待良政府而後行。不學人之全體。而欲學其一部分。必不可得之勢也。然則此書之為用於中國。其必俟全國國民精神發達。政體改良之後矣。

埃及近世史

日本柴四郎著 順德參鼎華譯 上海廣智書局印 定價四角

讀建國之史。使人感使人興。使人發揚蹈厲。讀亡國之史。使人痛使人懼。使人悚然自戒。史也者。誠養國民精神之要務哉。雖然。處將亡之勢。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則與其讀建國史。不如讀亡國史。埃及與中國最相類者也。其古代之文明相類。其近世之積弱而中興。中興而復積弱相類。故欲鑒中國之前途。不可不讀埃及史。葉氏以暹羅之才。班馬之筆。親游彼都。歸著是書。麥氏以其可以藥我也。故從而譯之。其自序云。嗚呼。文明之古國。其又何可恃耶。埃及非地球所稱開國最早。數千年前。文物燦備者哉。其理

學之奧。學問之精。藝術之巧。至今歐人猶沾丐其餘瀝。而文物燦備之國。反已若存若亡。其人種且愚蠢。陵夷降為奴隸。嗚呼。文明之古國。其又何可恃耶。埃及國於形勢之地。握歐亞之喉咽。而又物產殷繁。商業通利。其為列強所垂涎。殆不足怪。獨怪以謬罕麥德阿梨之英雄。中興其國。教育經濟。措施美備。以彼其才。豈不足振國勢而庇孫子。乃傳及二世。忽焉蹶失。豈彼詭謀之不臧耶。抑亦國民膜視大局。冷於政治思想。故雖有英辟。誼主。亦止能成為一治一亂之世耶。夫以中興之國。乃至溘然崩敗。推求其故。實由於借外債而任外人。以埃及蕞爾之邦。用外人至一千二百餘人。給外俸至三百八十餘萬金。一切內權。皆歸其手。夫以外人而治內政。不諳情勢。不習民俗。其措置已多窒礙。况乃倒授太阿。主權盡失。卒以是故。坐召外人之干預。反覆相尋。遂藩其邦。而奴其族。嗚呼。此亦可為專倚外人之炯戒。而知國權之不可假人也。若其內治衰亂。財政紛紊。官俸微薄。吏士貪庸。奔競鑽營。寡廉鮮恥。甚乃抑國民。禁報館。其腐敗之情狀。何釐然與我同也。然埃及彈丸。猶有亞刺飛之英豪。領袖國民。提倡自主。收復內權。抵拒外禦。雖志業不遂。而其激昂之意氣。猶足立懦夫之志。而懾列強之心。我國政變以來。將三年矣。而士民始忍。初未聞有如此之一人。嗚呼。埃及衰矣。以我視之。抑又不逮。此固我四萬萬人之痛恥奇辱。而埃及所竊笑其旁者也。余痛時事之艱危。悲國權之屈辱。用譯是書。以助戒懼。古人有言。殷鑒不遠。又曰。前車覆。後車鑒。我國雖危。猶可及止。願我國民。同此戒懼。無遺埃及之轍。而使後人以哀埃及者。哀我邦也。讀此可見本書之大畧。而著譯者之苦心。亦從可察矣。其文筆之精暢銳達。一如其自序之文。

譯書彙編 每月一冊

介紹新著

社員輯譯 東京譯書彙編社印行 定價全年二元五角每冊二角五分

茲編為我國學生留學於日本東京者所輯譯。採擇東西各國政法之書。分期譯載。務播文明思想於國民。自辛丑春間。初號發行。已印九冊。至本年更加改良。以四箇月為一結束。年分三期。每期各成書若干種。誠最便於學者矣。第二年期內容書凡四種。一外交通義。二歐洲財政史。三警察學。四法律學綱領。其第四種已完。皆簡要精絕之書也。其中如法律學綱領。全書不過萬言。而提要鉤元。精義俱備。著者自比於道德經五千言。誠非誣也。此等精構。一一紹介於我國民。學界之前途。可謂預慶。加以本編改良後。裝潢精美。圖畫鮮明。實為叢報中放一新彩。卷末附載歐美政治法律經濟各新著書目。尤足為學精西學者之一助也。

選報 每月三冊

社員編輯 上海選報館印行 定價每冊一角三分

中國之報界。今猶幼稚時代也。上海一隅。號稱最盛。其以叢報體發行者。不下十數家。內下間時務報一時風行。舉國傳誦。審其體例。龐雜已甚。缺點滋多。此後繼起者。抑又下焉。近年以來。斯風漸戢。稍有進步。而選報其一也。報中論說。皆能以發揮國民精神為主。文體淵懿。陳義悱惻。誠為滬濱斯道之冠。記中國近事。亦繁簡得宜。以視「時務」過之遠矣。

十九世紀外交史

日本平田久著 仁和張相譯 杭州史學齋印

十九世紀者外交時代也。外交史之書。汗牛充棟。吾人讀之。當以兩例為去取。一曰取其事實之詳博者。二曰取其論斷之簡嚴者。此書實屬於第二類者也。原本為日本民友社出版。民友社者譯之書。其論斷常有特識。其文體為日本文界之革命軍。余最愛之。此書亦其一也。張氏譯文。淵懿雅達。近日譯本。殆未見其比。竊嘗論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比年以來。譯書之風大盛。後生小子。操筆未成。片段輒欲取他國最有名之書而譯之。其污點原書實甚。滿紙拖沓。信屈聾牙。令讀者惟恐卧。馴使人覺讀譯書之可厭。其阻一國文明進步。罪莫大焉。此編刻意求工於文。雖不免有過於錘鍊動費訓詁之處。然亦可以一矯時流。滔滔之狂瀾矣。惟所譯人名地名多依日本音。或有極通行之名詞而誤譯者。是其缺點。然小疵不足以掩大醇也。

時敏學堂修身科講義

桂林龍志澤著 廣州時敏學堂印 定價三角

此書分上下二卷。上卷釋身。下卷釋修身。其釋身分為十二大綱。一曰此身為天賦完全自由之身。應當自重。二曰此身為萬物中最靈最貴之身。應當自重。三曰此身為古今人無量思想境界合成之身。應當自重。四曰此身為輔助今世人羣之身。應當自重。五曰此身為造起後世世界之身。應當自重。六曰此身為往返天人自在之身。應當自重。七曰此身為陰陽血氣所鼓動不能自主之身。應當修省。八曰此身為地方風俗習慣所囿之身。應當修省。九曰此身為歷代種類惡習留傳之身。應當修省。十曰此身為世界外來種種嗜慾薰集之身。應當修省。十一曰此身為本體發出種種惡念于己有害之身。應當修省。十二

曰此身為本體發出種種惡念於人有害之身。應當修省。其釋修身復分修法為四。一曰選質。二曰增力。三曰鑄腦。四曰聚魂。而因以修成盡善盡美之身。其身有二種。曰入世身。曰出世身。入世身復分為三。曰所處之世。謂亂世昇平。太平是也。曰所處之地。謂人倫身。男子身。女人身。教育身。政治身。商賈身。工藝身。耕種身。等等身是也。曰所處之境。謂富貴。康寧。修德。壽。貧。賤。昏擾。惡。夭折。是也。出世身復分為二。曰身出。曰心出。此其大畧也。其書精心結構。妙義獨闢。兼宗教家言。哲學家言。而治之。誠近世一奇著也。雖其中言物理者多。與近世實驗科學相謬誤。其所分類亦多不合論理者。然著者未嘗通外國語言文字。無所憑藉。而能為此。其腦力實可驚矣。著者夙游大師之門。於學有所心得。非尋常剽竊西籍者可比。其卓然成一家言也亦宜。但此書祇能為學者自治之用。而不能為學堂教科之用。因其陳義太高。非學童所遽能聽受也。然精神教育。實今日最急之務。然則後有著修身教科者亦宜師其意矣。

新世界學報第一二三號

上海新世界學報社發行 每月兩冊 定價全年四元每冊二角二分

此報凡分十八門。曰經學。曰史學。曰心理學。曰倫理學。曰政治學。曰法律學。曰地理學。曰物理學。曰理財學。曰農學。曰工學。曰商學。曰兵學。曰醫學。曰算學。曰辭學。曰教育學。曰宗教學。聞主其事者不過五六人。而新說名論。絡繹不絕。實可為我報界進步之徵。且可為我思想界文章變遷之徵。其中類多能文之人。其文皆縱橫排轟。銳利透達。條理整然。其間雖非無一二詞勝於理者。且間有影響之人。不合論理者。然大端完善。不可誣也。惟其分類有頗欠妥愜者。如其中心理學者一門。最為鄙意所不敢苟同。統觀三號

其心理學門皆論哲學也。日人譯英文之 Psychology 為心理學。譯英文之 Philosophy 為哲學。兩者範圍截然不同。雖我輩譯名不必盲從日人。然日人之譯此實頗經意。通西文之語源相脗合。未易遽易之也。吾度著者未嘗不知東籍中此兩字之區分。然其意以為一切哲學。皆心識之現象也。故吾不從東譯。而定以此名。鄙人竊以為誤矣。哲學之大別。有唯心與唯物之兩派。物者正心之對待也。今惟以心學名之。不幾將唯物論全行抹煞乎。若以為所研究之客體。雖有心物之殊。而能研究之主體。惟在人心。故定以此名。然則宗教學。政治學。法律學。乃至一切無形有形之學。何一非以吾心研究之。然則並此諸學而名心理學可乎。且既以 Philosophy 冒此名。則於 Psychology 又將以何語譯之。此吾所不敢苟同也。 Psychology 與 Ethics 即倫理學皆為 Philosophy 中之一門。吾以為宜立哲學一門。而以心理倫理皆入之。以為得體矣。又其各篇之歸類。亦頗有不滿鄙意者。如第三號以勸女子不纏足。啓一篇入政治學。已為無理。又以論英日聯盟保護中韓一篇入法律學。更名實混淆之極矣。雖然。各學界說。雖在泰西諸國學術極發達者。猶難論定。况我國之始萌芽乎。是固不可以苛求也。惟此報第一號。則全體精采動人。至第二號而稍遜。至第三號而再稍遜。吾甚望主其事者益接益厲。勿辜讀者之望也。吾見吾國有此等報。愛之重之。祝其日益發達。故敢貢其所見。以備采擇。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想新世界學報主人必樂聞之。

新小說第一號

橫濱新小說社印行 每月一冊 定價全年四元每冊四角

小說為文學之最上。近世學於域外者。多能言之。但我中國此風未熾。大雅君子猶吐棄不屑屑意。此

編實可稱空前之作也。但此編結構之難。有視尋常說部數倍者。蓋今日提倡小說之目的。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非前此誨盜誨淫諸作可比。必須具一副熱腸。一副淨眼。然後其言有裨於用。名為小說。實則當以藏山之文。經世之筆行之。其難一也。小說之作。以感人為主。若用著書演說策白。則雖有精理名言。使人厭厭欲睡。曾何足貴。故新小說之意境。與舊小說之體裁。往往不能相容。其難二也。一部小說。說數十回。其全體結構。首尾相應。煞費苦心。故前此作者。往往幾經易稿。始得一稱意之作。今依報章體例。月出一回。無從顛倒損益。艱於出色。其難三也。尋常小說一部中。最為精采者。亦不過十數回。其餘雖稍間以懈筆。讀者亦無暇苛責。此編既按月續出。雖一回不能苟簡。稍有弱點。即全書皆為減色。其難四也。尋常小說。篇首數回。每用淡筆晦筆。為下文作勢。此編若用此例。則令讀者彷徨於五里霧中。毫無趣味。故不得不於發端處。刻意求工。其難五也。此五難非親歷其中甘苦者。殆難共喻。此編自著本居十之七。譯本僅十之三。其自著本。處處皆有寄託。全為開導中國文明進步起見。至其風格筆調。卻又與水滸紅樓不相上下。其餘各小篇。亦趣味盎然。談言微中。茶前酒後。最助談興。卷末附愛國歌出軍歌諸章。大可為學校樂奏之用。其廣告有云。務求不損祖國文學之名譽。誠哉其然也。惟中有文言俗語互雜處。是其所短。然中國各省語言不能一致。而著者又非出自一省之人。此亦無可如何耳。

游學譯編第一號

東京游學 編社印 每月一冊 定價全年一元六角每冊一角五分

此編為湖南留學東京諸學生所輯。凡分十二門。曰學術。曰教育。曰軍事。曰實業。曰理財。曰內政。曰外交。

曰歷史。曰地理。曰時論。曰新聞。曰小說。用五號字。洋裝九十葉。現時通行叢報字數之多。除「新小說」外。當以此編為最近。日譯書出報者雖多。然書主陳言。報主新事。欲求一兼二者之長者。夏夏其難。此編雜譯書報。新陳各備。又以外人理想。多為我國國民腦中所無。若據全書直譯。則滿紙皆生澀之詞。譯者雖勞。而觀者欲睡。故於各書中。摘譯其菁華。自為貫串。以求合我國之程度。動閱者之感情。實可稱譯界中一進化也。計東京留學界。自庚子年譯書彙編出版以來。茲編實為繼起。頗有青勝於藍之觀。近譯書彙編。亦擬從第九號以後。大加改良。或更駢轡競爽也。又本編之特色。不美裝潢。僅售廉價。尤足見輸入文明之本意。至其所譯述之文。不求精深。惟取平易。亦過渡時代之言論當如是也。

速成師範講義叢錄

湘鄉顏可鑄朱杞龍紀官同編 東京湖南編譯局印 上海廣智書局發行 全二冊

定價二元

今日中國競言教育。然教育禮法。嘗無所知。盲人瞎馬。夜半深池。良為可懼。今年春間。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長嘉納治五郎。倡設教授速成師範之議。游說當道。各省紛紛派來受學者已百餘人。而湖南學生先至。故亦先卒業。此書即其講義也。以六箇月而教師範。其舉頗有類於兒戲。雖有天才。而謂以半年之力。遂可以徧學他人五六年之所學。可以擁皋比而無慚德。稍有識者。其必不敢信謂然也。雖然。以養成教師資格則不足。以說明學校規模則有餘。此編凡分六種。(一)教育與國家。(二)教育學原理。(三)小學校要則。(四)中學校要則。(五)師範學校要則。(六)地理學。尚有法制經濟兩門。以筆記

不備。故未最錄云。此講義乃摘取斯學中最精要之點。揭而出之。以為我國嚮導。有志講求教育者。但讀一過。則於理法兩者其庶幾矣。又篇中多言教育與國家之關係。因及地方行政之大概。讀之則政治思想亦油然而生焉。誠宜各手一編者也。

社會學

日本岸本能武太著 餘杭章炳麟譯 上海廣智書局印 二冊定價六角

社會學為最晚出之科學。而亦最宏大最切實之科學也。近三十年來其在歐美學界。漸有捲襲百流一爐同治之勢。而吾中國人猶懵然不知天地間有此種學。良可慨也。自侯官嚴氏述天演論。畧闡斯哲。學者漸知重焉。而赫胥黎既非此學專門。天演論又其東鱗西爪。故於此而欲窺完全新拔之學說。難矣。岸本氏之作。本為日本專門學校講義錄。復幾經訂改。以成完書。雖非有所獨創。然其會萃西哲最新之學說。蒼萃而整齊之。亦既劬矣。譯者自序云。社會學始萌芽。皆以物理證明。而排拒超自然說。斯賓塞爾始難心理。援引浩穰。於玄秘渾微之地。未暇尋也。又其論議多蹤迹成事。頗鮮為後世計。蓋其藏往則優。而置於知來者。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會所始。在同類意識。做擾於差別。制勝於模效。性屬諸心理。不當以生理術語亂之。故葛氏自定其學。宗旨執意。而賓旅夫物化。其於斯氏優矣。日本言斯學者。始有賀長雄。亦主斯氏。其後有岸本氏。卓而能約。實兼取斯葛二家。其說以社會擬有機。而曰非一切如有機。知人類樂羣。亦言有非社會性。相與偕動。卒其祈嚮。以庶事進化。人得分職為侯度。可謂發揮通情知微。知章者矣。云云。其於此書之價值。可以概見矣。全書首緒論。次本論。本論分為六章。一 原人狀態。

(二) 社會與境遇 (三) 社會之起源 (四) 社會之發達 (五) 社會之性質 (六) 社會之目的
其餘段之簡明。學理之精確。實初治此學者最善之本也。譯者於祖國學術博而能通。其所定名詞。切實精確。其譯筆兼信達雅。三長。誠譯壇中之最鋒鏘者也。近年以來。譯事驟盛。而所選之書。率皆普通之歷史地理等。而於高尚專門之學科。闕焉無聞。實譯事不發達之明證也。若此書者。其可稱譯界一明星乎。
權利競爭論

法國伊陵耶著 張學桐譯 上海文明書局印 定價三角

此書著者為私法學專門名家。嘗被聘主講奧大利之維也納大學。慨與人權利思想之薄弱。及去奧時。草此以為臨別贈言者也。書一出。在本國重印者十餘回。他國翻譯者二十一種。可以知其聲價矣。全書為論凡六。一論權利之起源。二論權利即競爭。三論權利之競爭。為對乎己之義務。四論固守一己之權利。為對乎社會之義務。五論權利之競爭。為國民生存之要道。六論今之羅馬法。兼申論權利之競爭。本報論說門。有論權利思想一篇。即畧撮此書之大意也。前年譯書彙編會譯其一。二兩章。綿隔兩年。迄未續成。讀者憾焉。此本譯筆雅贍。理解清晰。視東譯之本。有過之無不及。中國人權利思想之薄弱。視與人又下數倍焉。若茲編者。誠宜人人書萬本。請萬編矣。

中國教育倫理學

日本元良勇次郎著 順德麥鼎華譯 上海廣智書局印 定價六角

此書原名倫理講話。其全書內容畧見本報第九號東籍月旦中。茲不贅述。著者為東邦此學大家。本編

又為其最得意之作。欲取倫理想普及於全國青年腦識中。彼都近出倫理學書。汗牛充棟。其簡而要切實而致用者。未有此書若也。譯者久留學東京。慨我國德育之不振。特譯此以為之先河。譯筆之精審曉暢。並時殆罕見其比。卷端祭序云。一。是書隱以經驗派之功利主義為幹。而時時以直覺派之言消息之。不惟此也。社會主義與國人主義。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東洋思想與西洋思想。凡其說至易衝突者。皆務有以調和之。而又時時引我國儒家之言以相證。又以父子祖孫之關係。易宗教之前身來世。尤合於我國祖先教之旨。故是書之適用於我教育界。並時殆無可抗顏行者。順德麥公立氏取而詳述之。又舉元良氏附錄彼國之言。悉易之以國粹。惟國家倫理篇。以我國憲法未立。有無可憑藉者。則仍援彼國法制。以示王者取法之義。苦心孤詣。毫髮無憾。吾願我國言教育者。亟取而應用之。無徒以四書五經種種參考書。擾我學子之思想也。一云云。其於著者譯者之價值。皆可謂毫無溢美焉矣。本書定價似覺過昂。然以較諸原本。原本實價則謂之甚廉亦可也。

壬寅新民叢報全編

輿論一斑第二十

論李鴻章

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以辛丑九月廿七日逝世。古人云蓋棺論定。而距今三月。天下之論之者多矣。但其生平毀譽參半。功過相埒。論史者於此規卓識焉。爰節取各報之論列之者彙錄於下。雖事經數月。或來明日黃花之誚。惟本報適以今日始行出世。而李鴻章又為我國近數十年最有關係之人。故雖時過事遷。有所不計也。上海同文滬報曰。

溯傅相自咸同以來。以詞臣出襄戎事。游歷道員。起任封疆。其間平髮平捻。大功卓著。膺五等之封。為中興名臣。赫然負天下重望。與曾文正左文襄諸公媲美。既而調任北洋。遙領首輔。與東西各國講通商。訂條約。總外交之權者二十餘年。名播環球。而外人亦且以第一流人物相待矣。惟至甲午中東之役。起戰既大敗。海軍盡殲。奉命議和。割地賠款。天下始羣起相咎。中畧自去歲團匪肇亂。得罪各國。聯師攻陷京城。兩宮西幸。公復奉命為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磋商久之。卒定和局。與各國言歸于好。雖有不滿於政府之意。然天下知去歲之亂。甚鉅。所開罪各國甚大。公之所處甚難。又未嘗不羣相諒公。惟東三省密約一事。會謂為公主持前約。以朝命不允。簽押雖為中止。而後約復訂。雖較前約為稍愈。喪失權利。仍復不少。中略嗟乎公今沒矣。古之論人者。不以一青掩大德。亦不以晚節概生平。甲午以前。公之功固多。甲午以後。公之過亦甚著。論公者當分其前後功過而言。而未可彼此相掩沒也。

上海新聞報曰

縱觀公之一生亦非常之人矣。平大難。定大計。持大體。及公者幾人。大江表裡。黃河南北。食公之福者十餘省。及公者又幾人。中外數十國。服公之德。艷公之名。公之扶危定傾。息紛脩好。為東西各國。貼服及公者又幾人。故公之功。烈不朽。中外無間。惟責備賢者。文正多用經。公多用權。文正多用道。公多用術。賢者之過。無所用其諱。殆學術之不副經濟乎。

星架坡天南新報曰

嗟乎世變維艱。人才難得。昔胡致堂論史。千古幾無完人。其持論之太刻。識者譏之。以李為今世所推之人傑。一旦蓋棺論定。愛之者固讚揚太息。大書特書。即惜之者亦惟惜其經手交涉之事件。猶多而遽爾溘逝。責之者亦惟責其變行新政之不早。而難免譏彈。而反諸執筆人之心。則有大相刺謬者。且其生平有虧大節。與貽誤事機。皆見所及。確有怨之無可恕。而並非過從刻論。以愛憎為褒貶。而蹈致堂胡氏之覆轍者。故發議即以李鴻章為時世所造之英雄。其寬于期許也極矣。不然其勳名以髮捻之匪而成。其身世反因拳匪而終。能平髮逆。而不能平拳匪。以此歎李鴻章實一碌碌庸才。即時世所造之英雄。亦絕非其生平所能副。可知平定髮逆之功。仍屬因人成事。尚論及此。吾轉為李之部將程學啟及英將戈登等眾呼冤矣。唐史載天生李晟。為社稷也。吾謂天不早死李鴻章。為亡中國也。死無他恨。惜公遲一語。正可為沒世之贈矣。吾豈好為刻論哉。

檀香山新中國報曰

李鴻章之為人。論之者詳矣。或以為中國之秦檜。李林甫。或以為德國之卑士麥。法國之登亞。意國之富彌侯。要而論之。實中國之民賊。為愛親覺羅氏一姓一家之人。且為那拉西后一人一己之人。其功之在人耳目者有如此也。實民賊之下愚。為李氏一身一家之人。且李氏為子孫一日一時之人。其罪之在人耳目者有如此也。李起家翰林。與賂曾左胡諸公相周旋。皆建大業以耀世。而要不外於賊。同類剝喪民權。謂為韃靼之功臣。則有之。謂為中國之功臣。則未也。去年團匪之亂。事前則有沈鵬。陳鼎之阻諫。事起則有袁祖許景澄之阻諫。而李以數朝元老。於端王之廢皇上。也不之諫。於剛毅之籌餉。也不之諫。為那拉所最信任之人。手立兩君。躬躬輔幼主。先事而求外官。避地督粵。坐視國危。甘於獎奸。閉口結舌。雖講和不無微勞。然功不補過矣。嗚呼。李實一巧於趨避之小人。其行事無足取其立心誠不可問矣。

香港中國日報曰

自古無才不足以濟奸。前人論之詳矣。如西漢之王莽。東漢之曹操。唐之李林甫。盧杞。南宋之秦檜。此皆有過人之才。以竊取高位。而清朝李鴻章則更駕而上焉。古來權奸勢錄。苟觸其怒。每為一網打盡之謀。必至臭遺萬年。名污青史。李鴻章有鑒于此。遂一變計焉。笑罵任他笑罵。高官我自為之。且恃西后之奧援。任彈莫奈。又何必身為怨府。蒙千載不韙之名哉。此乃李鴻章一生隱微。無人道破。有識者當自知之。

又一論曰「嗟乎。老帝國之老權臣李鴻章。伯以一身關支那之安危。問其內治外交。亦赫奕環

球。然僅能為滿清朝廷保其私產。而不能為支那國民擴其利益也。中略。李以才大心細之誤。愈思辱而愈見陵。初見於琉球。次見於臺灣。三見於越南。四見於暹羅。五見於緬甸。六見於西藏。至甲午朝鮮之役。而天下咎之者多。然猶未及中俄密約兩次之大害也。夫滿州者清室之祖地。亞洲大陸之奧區也。李以聯俄主義。拱手而贈之俄人。破壞宇內之平和。從前外交諸事。論者猶為李諒。而於中俄密約。則不能為李恕矣。嗚呼。成敗論人。蓋棺論定。吾不惜李之無才無功無地無時。而獨惜李之內治外交。僅能為滿清朝廷保其私產。而不能為支那國民擴其利益也。

綜觀以上各論。其於李鴻章之為人。可知其大概矣。夫李鴻章之在中國。為近數十年最有關係之人。無可疑。跡其生平行事。其所表著者。類皆顯赫之功。其所致敗者。亦非等閑之著。其成敗均非尋常人之所能及。則夫世之論之也。譽之歟。毀之歟。抑盡得其真相歟。請還以質諸知人論世者。

論俄約

俄約之事。將且一年。至今迄未定奪。雖經當軸者幾費磋商。而俄人之強固如故也。彼其挾我平亂為名。東三省既歸其掌握。豈其今一無所獲。而遂能默爾而息。徒手而去哉。雖然。土地者我之土地。權利者我之權利。若我不自放棄。彼雖強橫。豈能奪而取之。此事關係全局。利害顯著。稍有識者。皆能辨之。而報館其全國之代表也。爰節取各報論之關於此事者彙錄之。以告我國人。上海新聞報曰：

夫俄約豈難訂哉。道不在遠。以北京天津為衡而已。北京天津為各國之事。東三省為俄人一國之事。和約俄約兩事。一理也。今擬辦法。一宜核算東三省俄人所失人民產業及商務數目。應查考者

須查考。應辨論者。須辨論。不能任俄人一味開銷。二宜允照核准之數。允還俄人。但須照北京和約之例。只付賠款。不讓利權。三宜照請各公使按公理代為照會俄人。謂北京和約無不還地之說。無就地索礦務鐵路之說。此不能兩歧。四應償俄人賠款。通融之法。亦可以東三省稅務捐務作抵。惟須照海關例由總稅司派員監督。於俄人無異也。六宜全權大臣速照會各國。將天津交還。英國則速將京榆鐵路讓還。而後中國便有一定之理。以與俄國辯論。而後中國便可照北京和約之例。與俄國訂約矣。夫北京和約。為一定之比例。舍此而他求。愈走愈遠。愈難愈難。迨其後仗英者。東三省為英俄之地矣。仗各國者。東三省為各國之地矣。而中國自有之理。反消歸無有。其所失則真可惜矣。

上海同文滬報曰。

初俄人之方用兵於東三省也。即先自聲明而告諸各國曰。此舉祇為中國平亂耳。非欲佔踞其土地也。嗣既佔踞東三省。又自聲明曰。中國北京已破。政府已覆。故暫為此代守之計。俟中國有政府復立。行當交還也。迨和局既開。俄人與我全權李文忠為東三省事特別訂議。自命之為交收之約。而詎各國之阻止之者。為欲阻止其交還東三省之地與中國。且其原約之中第一條。即曰。將其地交還中國。一切皆歸中國自主云云。竊以謂中國辦理該約。即可據以為准。彼俄人既有非欲佔踞土地之言在先。而自言在東三省實暫為代守之計。今中國兩宮回鑾北京。政府復立。東三省當交還中國。更無疑義。且其約既以交收名。而約中第一條又首著交還中國歸中國自主之語。則今茲所訂。自應顧名思義。俾其地真歸中國自主。無復有所牽掣。而實成為一交收之約。而後可。至若限制鐵路兵額武備及

一切要素特別權利。凡有礙於中國主權者。必概從刪改焉。即曰曾代平亂守地。不可無所酬。亦償以平亂代守所費斯可矣。終不得佔踞土地也。

上海商務日報曰

拳匪禍起。大局岌岌。俄人乃藉平亂為名。率兵佔踞東三省要害之地。偏設政廳。大徵租稅。頗有久假不歸之勢。各國之聯軍撤矣。而俄兵依然盤踞。各國之和約定矣。而俄約未得要領。雖經江鄂二督奏請朝廷萬勿允許。直督袁慰帥亦竭力阻止。然俄人已視東三省為囊中物。不允其請。則必攫俄人之怒。中國勢弱至此。豈能再開兵費。若曲從其志。則自撤藩籬。險要盡失。發祥之地。烏得仍為滿蒙有耶。且地勢居上游。本有高屋建瓴之勢。東三省一入俄人掌握。則不啻為虎傅翼。其勢力當更大於前。一旦相機而動。縱橫四出。誰能阻之。俄之強各國之弱也。今中國既不與之力抗。各國豈可袖手旁觀。任其雄霸亞東。自遺養虎之患耶。合英美德日三國之力。以拒俄人。如曩者土國一役。歐洲各國合縱拒俄。則俄人雖狡詐強悍。豈敢遽逞東封之志。昔戰國之初。六國合力以擯秦。而秦卒閉關不出者數年。及至約縱既散。秦乃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而天下遂莫能支矣。今俄之機勢。大與秦類。波蘭既遭其慘虐。高麗又入其牢籠。窺歐羅巴。不至席捲亞洲不止。使不早遏其銳。則俄人得寸則寸。蠶食靡已。各國亦豈能一日高枕而臥哉。

又一論曰。然則既不敢開衅于俄。復不敢開衅於各國。各國既不能保拒俄。而使其不發難。俄又不能保拒各國。而使其不發難。是我政府處兩難之勢。而萬無兩全之策也。雖然。兩利相形取其重。兩害相形

取其輕。能於利害之間。熟籌審察。即毅然行之。無庸遲疑。無庸餒怯。其理直。其氣壯。即無各國之從中協助。諒俄人亦不敢冒犯清議。迫脅全權畫押。致蹈野蠻之無禮舉動。否則滿洲既入其掌握。欲佔則竟佔之。欲奪則竟奪之。其所以斤斤於簽約不簽約者。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專尚勢力。可知也。故欲悉俄約之究竟。端視乎政府之能識利害情形與否。欲悉政府之能識情形與否之究竟。則試設身處地。熟籌此中之孰從孰違。如何可以謝俄。如何可以謝各國之妥善辦法。而後不難揣測政府之意。向中略然。則俄約有當廢之勢。有可廢之機。有應廢之理。廢之而俄人甘於退讓。則各國欲感而退。不惟滿洲可以保津沽可以還。即向所注意之地。亦碍於無例可援。而不能有所染指。廢之而俄人不甘退讓。勢必以干戈相見。中國雖無勝俄之力量。而實有勝俄之理勢。當布告天下。以開覺情。使天下知曲在彼而直在我。不惟天下自有公憤可用。即各國亦自有公斷可憑。雖敗猶榮。况乎其未必戰。戰亦未必敗。而何為其遲回却顧也。

上海中外日報曰

俄人之於東三省。雖美其名曰以土地歸中國。以主權還中國。究其實則管理地方。及屯兵造路開鑛。均事事為其牽掣。無一能自由者。未知全權大臣何策。以磋磨盡善耳。况夫外兵之屯天津者。均視俄約為進退。假如一一照允。吾恐列邦必援利益均沾之語。別生枝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後患之長。不可思議。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吾子是不得不太息痛恨。首事諸臣之輕開邊釁。而貽我國以無窮之禍也。

和約之外而有俄約。固為一棘手事件哉。雖然和約猶迫於列國之公議。雖喪失利權。賠償款項。不得不從。若俄約則直肆其吞噬兼併之手段。不特為列國所不容。即我國雖創巨痛深。強弱互異。而公理所在。固猶可以相抗。公憤所存。且更不能默爾。觀各報論而可知矣。各論有主廢約者。有主賠款以酌為報。酌者。有主請列國出為干預者。但俄約自始至今。經已屢變。據近日消息。則又有另提新約之說。見本報中故各報論或有著錄在前。而未能按切今日者。而要皆可以見其一斑歟。

論英日聯盟

西二月十二日。英日兩國聯盟成。其大旨係維持遠東和平大局。保全中韓兩國土地及自主之權。云云。夫以二萬萬里四萬萬人之國。而被保護于東西之區區三島國。不知我國人對之。其有動心焉否也。各地報章亦多論列此事。茲擇其說尤切要者錄之。

上海中外日報曰

英日兩國於西歷正月三十號新定保全東方和局之約。英日兩國報章咸有幸詞。竊謂英報之有幸詞也。宜也。英之殖民地遍於天下。中國商利之入於英者。實居大半。顧以區區三島。控制全球。實有鞭長莫及之勢。今得日本與之聯盟。則英之所欲防遏者。日本已代為防遏之。英之所欲保全者。日本已代為保全之。是直於亞洲地面得一極有權力之友邦。為之聯絡其聲勢。鞏固其基址。是亦可幸也。日本報之有幸詞也。宜也。日本自維新以還。國勢已蒸蒸日上。自中東一戰而後。遂與高米列。有與歐洲諸大國並駕齊驅之意。今日與英國聯盟。外以杜強鄰之侵軼。內以固同洲之唇齒。是可幸也。所難堪者

獨中國耳。中國自道光以後。與西人交涉。無一事不出於戰。無一戰不歸於敗。甲午之役。情見勢竭。大勢幾不可復支。庚子之役。鹵莽啟釁。國是愈不可為。由是內外士人。汲汲顧影。朝不保夕。聞他國之欲瓜分我。則以為戚。聞他國之欲保存我。則以為喜。夫瓜分我者。我固知其不可恃矣。而彼日以保存為言者。不嘗壟斷中國之利權。欲一網打盡乎。不嘗明目張胆。與他國立互保權限之約。為無形之瓜分乎。於此而一以為戚。一以為憂。是直任他人之侮弄。而不自覺。聽他人之顛倒。而不自知。其視日人以新造之邦。締交強國。雄峙於歐亞之間。爭雄於東西之表者。不其遠乎。故敢敬告當軸諸公曰。諸君子毋以英日聯盟為中國可幸之事也。英願聯日。日能聯英。而我方仰人鼻息之不暇。其可恥者一矣。約中大旨以保全中國土地為言。夫我國歷來公私文字。不嘗自命為一統之國乎。不嘗曰。蓋中國而撫四彝乎。凌夷至今。乃至待保全於英日。其可恥者二矣。高麗舊為我藩屬。其稱我也曰。天朝。其自稱也曰。小邦。今我乃與高麗同受保於英日。其可恥者三矣。是故英日聯盟之舉。我國君臣上下。不可引為可幸之事也。直當引為大恥。而臥薪嘗胆。勵精圖治。思所以雪恥之道。其庶幾乎。其庶幾乎。否則沈睡於厝火之旁。酣歌於漏舟之中。幸外侮之暫緩。忘內政之已敝。猶欣欣然語人曰。他人必保全我。他人必不傷害我。以自解自慰之詞。為得過且過之計。則試問人之保全我者何意。他人欲保全我。而乃特立一約者。又何意。奈何不以為恥。而以為幸也。則誠不能不痛哭流涕。一為當軸告者也。

上海新聞報曰

俄國居地球之北。橫跨歐亞兩洲。其人有堅忍之性質。雄偉之軀體。而其國君自大彼得以來。世守黨

食之宗旨。沈毒陰恨。莫可窺測。版圖日增。每謂他人所不及。故歐亞各國皆忌之。歐洲各國之忌之者。以英國為最。蓋以英國之強大。其在歐洲。顯然有獨執牛耳之勢。一旦俄人得志。則歐洲之權利。必致盡屬於俄。而英國有土崩瓦解之禍矣。故創聯盟之說。保全土耳其。使俄國海軍不得出黑海。以絕其西路。俄人既絕西路。乃銳意於東亞。英人復大懼。念中國地大物博。立國最久。當必能藉以拒俄。故從前英國之待中國。最為和平。索還伊犁之役。許為隱助。及至久而久之。見中國上下泄沓。不足有為。而日本自明治維新。頗有勃然而起之象。遂移其厚中國者。以厚日本。夫歐洲以英國為大。其防俄也。無微不至。亞洲以中國為大。而昔有虎狼之俄。曾無絲毫防維之意。轉使日本島國。獨任其肩。可不痛哉。日本既有防俄之志。必先爭雄長於亞洲。念壤地褊小。不足以有為。遂有甲午之役。當衅端初起時。中國屢請英國調停。其間英國。若即若離。以釀成戰事。蓋亦輕中厚日之念。有以致之。實欲日本崛起於亞洲。以樹其防俄之奧援也。至於戰事中止。中日言和。俄假仗義之名。索還遼東。並干預朝鮮政事。遂使朝鮮為俄日平權之地。遼東為俄人獨占之地。東亞權力。有駸駸乎盡入於俄之勢。較之甲午以前。尤為可懼。蓋日人勞力以奪之。俄人安坐以享之。非特日人所不料。亦豈英人所及料哉。迨庚子俄人假剿捕拳匪之名。全佔東三省。久而未還。日人益大懼。日本議士遂創日俄聯盟之說。謂聯盟以後。日人不復干預東三省。俄人不復干預朝鮮。日人之事。權利既分。日人尚不致向隅。否則恐東三省不能爭還中國。而朝鮮權利亦不能獨得。反不若舍大取小。舍難取易之為得也。此說一起。日俄各報章多有附和之者。至為駐俄日使調任外務部總務長官。即是此意。當時駐華俄使亦乘機逼

迫李文忠簽劃新約。文忠逝世。而中俄新約大加刪改。頃俄使已允中國所改。惟別索利益以相抵中國全權。又將許之不知。英日聯盟之約。已於西正月三十號簽押。為中俄交涉易於着手之大機會也。俄人之意。謂地球各國。可以為敵手者。惟英國。今英日既已聯盟。則俄人之氣。必為之懾。苟與中國所議之約。不能遽定。甚至於決裂。必致英日兩國從而干預。而毫無利益之可得矣。故當此之時。中國全權宜堅持以保全東三省之權力。嗚呼。中國固亞洲之大國也。不知防俄。不能防俄。而日本反崛起。而與英國聯盟。謂互相保全中國朝鮮土地。遂使皇皇大國。下與土耳其朝鮮為伍。可不痛哉。雖然。歐洲有英國以防俄。亞洲有日本以防俄。而英日兩國亦復聯盟。是俄人大志一時尚不能逞。中國於此而亟圖自強。未始不可以有為也。

北京順天時報曰

今試執環球之交涉家。叩以日英聯盟。其於亞東大局之關係。為損乎。為益乎。則必曰。為益也。復叩以日英聯盟。其於中國完全獨主之主權。可永保乎。不可永保乎。則必曰。不敢知也。一言以蔽之曰。視中國之能否自強而已。能自強。則聯盟與中國大有益。不能自強。則聯盟與中國更有害。何以言之。我之所以貴乎能變法者。內政也。而外交之不善。猶足以掣內政之肘。至於勢窮力竭。雖有神奇英武之略。無復可施。昔吳王夫差待命於姑蘇之臺。行成之使者往而復來。而范蠡擊鼓興師。以隨其後。法皇拿破崙再放於希利納海島。卑禮巧言。求為一軍之渠帥。不可復得。此二君者。豈非人傑哉。使此難得脫成敗偶然耳。子輿氏之言曰。國家開明。及是時。明其政刑。言時不易得。而機不可失也。同盟之益於中

國謂可藉其攝距抵制之力。急急焉以脩我內政而已。所謂能自強則大有益者此也。我不思自強則無所愧。無所恐懼。文恬武嬉。若醉若迷。如虛怯疴瘠之人。生機已絕。則必朝進夕退。夕餌醜粥。以多延時日為幸。族黨鄰佑。懼其傳染。鳴鼓燃礮。以驅疫氣。又彼此疴瘠者相與共逐之。邪正搏擊。元氣散竭。而軀命立亡。今同盟有所維持。則必有所抑制。有所保護。則必有所戰爭。而以不變法之中國當之。百年維持而無益。一日爭戰而即亡。信乎吾取譬所云也。所謂不自強則更有害者此也。且其第一款條約中。固已明明言之曰。英所繫之利害在清國。日本所繫之利害在清國。而尤在韓國。此其自衛之心勝乎。抑扶持大局之心勝乎。其必先私而後公也明矣。以逆億之見揣之。意此約之外。或當更有密約。設中國因循依舊。大局決裂。魚爛瓦解。不可維繫。則將改變為分割主義。另有一實顧利害之辦法。以自救。此亦二國切膚之謀。不得不然者也。吾以為二國聯盟之心已久矣。所遲遲未發者。莫中國萬一自強。則英人工商殖民之利。可以長保。韓人亦得聯合犄角之益。歸然為遼海東亞之屏蔽。而日本自即於泰山之安。又何必明目張膽。刑牲戴書。以表異於列國。而召強敵之忌哉。夫有所大不得已也。故吾得而直斷之曰。日英之同盟。知中國之必不能自強也。不能自強。則雖同種之兄弟。方將感額掩淚。分一杯羹。以贖其死命。又何望他人之恤我哉。嗚呼。噫。嘻。事急矣。時迫矣。我猶遲回。人不我待矣。恐懼脩省。以持之。破除積習。以行之。實事求是。以堅之。小心定力。以終始之。卑詞屈節。以要結之。藉天之靈。得人而理。或者其有轉機乎。

上海蘇報曰

去年有英德之約。今日有英日之盟。凡以抑方張之強俄。扶瀕亡之中國。以保全東亞而已。夫實逼處此之患。彼如此。其皇皇汲汲。而我中國則不聞有一審時度勢之外交家。於唇齒之誼。與縱橫之計。稍致其意。徒日以聯俄聞。日以俄約聞。一誤之不足。而再誤。再誤之不足。而三誤。樞垣譯署。造膝以陳。但及邦交。如出一吻。雖以江督之見嚴。憚鄂疆之見倚。重聯翩電奏。而無以收回天之効。又何怪臺諫之甘為伏馬。士夫之喋若寒蟬哉。考其因緣。蓋有三悞。究其所誤。起於一私。中略。凡此二私。自非文明底於極度之國。鮮所能免。但視所以用其私之政策何如耳。中國縱不能去其私。或猶冀有善用其私之一日。乃不意戍戍以後。遂以外交之私。濟其內政之私。並以一二人之私。牽合其外交之私。其於外交。殆無所措意。非特不知何者為世變。何者為遠慮而已也。但助成其自相殘賊之舉者。即為所依賴。雖舉土地人民財賄以奉之。而不惜。有持公私顧大局。反對其自相殘賊之舉者。遂為仇讎。雖明知為國家所必依賴之國。而無所用。其周旋故前之引虎狼而親之。私猶近於公。獨庚辛之開釁。召侮。則內政之變相。非外交之結果。向者之私。轉為所託。以為公矣。今雖前車之鑒。有所懲創。然向之二私。與夫後之一私。猶若輾轉而不能釋。用是之故。終不肯移其親俄之意。以用於英日德美諸邦。而其言則曰。聯英美。聯日。皆與聯俄無異。吾今者惟自立耳。此無論其能否。知聯俄之誤。能不自立也。即令果不聯俄矣。果能自立矣。天下豈有貧弱如中國。而可以無所聯合。以立國耶。夫所謂聯合者。非如中國向日之聯俄也。借其利己之策。以助我抵制之力。如今日之英日。互倚以拒俄。是已。拒俄乃可以保亞。保亞乃可以保歐。日之為此保亞也。英之為此保亞以保歐也。惟東西相去二萬里。各據其土地人民自

今以後。獨於拒俄以保亞。保亞以保歐。二國如一國矣。此其聯合。烏可少哉。我中國為亞洲最大之國。而無與於保亞之盟。吾不知將來何以自立於亞洲也。彼甌然不知愧者。方且曰。英日既合約以保亞。拒俄矣。其必保我中國可知。吾庶幾免乎。此殆如自壞其牆壁。自毀其門戶。而偃然高枕於鄰里之守望也。縱其鄰里不為盜。獨不思守望於吾門外者。漸將守望於吾室中乎。迨其守望於我室中。雖不為盜。而我已不啻舉室奉之矣。不甯惟是。高枕於鄰里之守望。其害猶緩。或且疑其守望之將以盜我。則親盜以疎鄰里。必將陷於甘言。給於危詞。而終用其前日之故智。然則英日之合約。其意雖主於扶中以保亞。亞則庶幾其保矣。我中國之能否比於朝鮮。以暫庇於二國之夾持。徐圖其自強。則固未可知也。為土耳其乎。為波蘭乎。前途窳然。吾烏足以測之。

賠款還金駁議

賠款事體大。還銀還金。出入懸殊。新約載明關平四百五十兆兩。分三十九年還清。本息滾計。已需九百八十餘兆兩。按立約時。關平銀一兩合英三先令。目下僅合二先令五本士。信如還金之說。歲撥銀數。買磅不敷。約須四百萬。且舊借洋債。必須還金。歲虧又逾數十萬。金價操之銀行。每屆結期。愈擡愈高。直於賠款以外。增一賠款。即令此後。潢池無警。旱潦無災。日吮月吸。敵已戰勝於無形矣。大抵主是說者。有三其一。謂借款必以磅計也。按四百五十兆本係賠款。中國不能及訂約時。一氣償清。而以三十九年分償。則償款實成借款。顧如此。紫要節目。約中大應切實聲叙。乃第六款。曾無一字及借。光緒二十七年四月。我全權大臣照會各使。一則曰。償款原本。再則曰。償款利息。即各使復稱。亦曰。償款。而不曰。借款。則以賠

為借。強主還金之說。非矣。其二。謂和約載明易金也。查第六款。此四百五十兆。係照海關銀兩市價易為金款。此市價按諸各國金磅之價。易金云云。循其文。不察其意。還金良有辭矣。然購磅計規。平不計關平。觀約內。分列各國磅數。是明明由金合成。應還之銀數。還時。不過儘此銀數。易金。否則約內。宜明載。應還各國。某百某十兆磅。豈不直截了當。而必斷斷於關平於兩數。其為還銀。顯然明白。則誤會約文。強主還金之說。非矣。其三。謂保票分列磅價也。按如由德三馬克。零五二英三先令等語。金價日有漲落。約乃載定呆數。特以明合成銀數耳。如竟據為還金之券。則無論何期。亦無論各國金價如何漲落。但照約載。磅價易金。仍還四百五十兆之原數。中國既如約辦理。則牽扯保票。強主還金之說。非矣。尤有一說焉。第六款。附注有或照還時市價。易金付給之語。夫或者不必然之詞。正約既載。定由磅合銀之呆數。而復參此活筆。各國亦諒中國財力不繼。或磅價日漸低抑。中國亦可照還時市價。易金付給。不謂訂約時。寬留餘步之文。轉為還款時。意外吹索之柄。各國亦太愚。人自愚矣。約載易金。而不載還金。中國斷不肯自被巨累。就使各國恃其兵力。甘違公理。必迫中國以還金。約既分列各國磅價。尤宜分列各國應收磅數。中國方有適從。各國應收若干。各國尚未自知。畢竟令中國易金若干。始足滿各國應收之數。以此問各國。其亦何詞以解乎。中國所宜如約易金者。儘約載四百五十兆兩之銀數而止。若各國恃約。無應收磅數明文。便於任意增索。想各國斷斷不若是其重利而奪義也。又何如上年不約之為愈也。

君權之界說

上海新聞報

(前略)故吾不患中國無君權。而患無大公調和之君權。欲得大公調和之君權。當明君權之界限。試詳

證之其一對於官權之界限。官者奉行君權之人也。然官自有特別之官權。雖君主亦不能侵奪者。如英國權利法典第一條云。不經國會許可而停止成法者。以違法論。第二條云。國王自謂有停止成法之權者。以違法論。普魯士聯邦憲法第五條云。帝國立法權由聯邦議會及帝國議會行之。帝國法律必經兩議會之議決贊成。此官所特有之立法權也。普國憲法第六十二條云。關於財政之法案。及歲計預算案。應先在眾議院提出之。日本憲法第六十四條云。國家歲入歲出。每年以豫算經帝國議會之協贊。此官所特有之監財權也。以上官權運用之方針。及組織之異體。初不受君主之拘束。然英德日本能造成完全之國家。實行帝國之主義。則以君權與官權均秉大公。互相調和。而不爭官權以自私。剝官權以自恣也。其一對於民權之界限。論者謂君權民權不能並立。此謬見也。如英德日本諸國。人人喜自由。人人講平等。而愛戴君主。出於至誠。如英國歲行女皇即位五十年之慶典。通國歡騰。皆祝王萬年。他若德國聯邦之豪傑。日本尊王之黨員。時時以擁護君權為心。即時時以扶植民權為心。如法之昔日皇家能知斯義。則不逞毒敵於巴士的獄。而革命可以不起。意皇飛蝶南能知斯義。則不播淫威於民黨。而內亂可以不成。蓋善用君權者。當以保護人民身家性命為目的。不當以困窒人民手足耳目為得計也。故吾之所謂君權。非嬴政楊廣叔孫通劉歆所謂君權。亦非悟魯馬弗克兒霍布士斯布洛柴所謂君權。蓋為有界限之君權也。夫君權之界限既明。有何君權之不可言。又有何君權之國之不可自立哉。

尊權篇上

上海新聞報

(前略)故世之有國家思想者。其國勢雖極弱。其國權雖極微。他國之權雖極強盛。而必不甘他國之侵我國權。果其國權為他國所侵。雖捨身流血以爭之。弗辭也。如非洲之古魯家。匈邦之噶蘇士。皆力爭國權之偉人也。世之有個人思想者。其處位雖甚卑。其執業雖甚賤。而必不讓他人奪我一己之權。苟我一己之權為他人所奪。雖傾家蕩產以爭之。弗悔也。如法學家之伯倫。知理。宗教家之馬丁。路得。政治家之克林威爾。皆力爭人權之偉人也。試問中國種族之繁。民庶之眾。其抱此國家與個人之思想者。有幾乎。論者謂中國君權素尊。而人民無權。此為不能振拔之由。不知中國人民無權。君亦無權。其執持國家之大權者。不在君。不在民。乃在宮廷之閹宦。與部署之胥吏耳。果使君有全權。何至有戊戌之事。庚子之事。何至使閹宦之吏。盈於朝。惟怯之卒。充於伍。凡百務之不振。皆君權之不振也。茲欲強中國。莫如尊君權。君權尊。則國權自尊。然非以抑塞小民虛僞自大。而為君權也。必對於國外。而處同等之位。對於國內。而具自治之力。蓋一國必有主權。君者即奉行主權之人。斷不使落於強鄰大敵。及宵小奸人之手。又時時激厲民氣。扶助個人之權。凡君主人民各盡其保護國家之責任。以組織國家之完美。如是則國有全權。人有全權。可以自由獨立於國際人羣矣。然空言權不能也。爭國權者。當脩明政治。於法律上。經濟上。外交上。無一缺點。劃定勢力之範圍。雖國勢未能健全。亦在文明公保之列。推之。著作家得言論之自由。商業家得貿易之自由。宗教家得信仰之自由。國權與人權互相調和。互相擁護。而外人猶以半主待吾國。以奴隸待吾民。我知其勢有所不能也。

尊權篇下

上海新聞報

(前略)自十八九世紀以來。歐西諸國國權之充溢。與人權之發達。莫非被政界學界之影響。有俾士麥

格蘭斯頓之政治手段。而後德意志聯邦之政成。英蘭之立憲政體。日益鞏固。有杜爾路索斯賓塞彌勒約翰之理想學說。而後有廢奴隸釋僱農勞動自由信教自由之新律令。新權利。其主義浸印全歐之心。腦。其風潮馳捲域外之領土。尤以人權發明之功為鉅。觀夫希臘拒土而獨立。比利時抗荷蘭而分離。匈牙利選特別之憲法。于奧愛爾蘭得自治之業于英。近之如杜蘭斯哇兒之血戰。非撒賓島之倔強。雖一時未能支拒。而其氣不衰。其心未死。終有伸眉快志之結果。凡國權之保護完全。人權之運動活潑。均政治家學術家熱心使力所團結組成也。故吾今欲得完全之國權。先欲得完全之人權。欲得完全之人權。先欲得完全之學術。學術者實為組織政治操縱人權國權之要素也。人第知歐西諸國其國家得享帝國之名譽。其人民獲享公民之福利。不知其國中藏書之樓數百萬卷。新出之書歲萬餘種。魁儒碩學踵趾交錯。日以喚醒國魂激厲民氣為心。雖下至傭夫走卒婦女幼童。莫不知國權人權有身家性命之關係。其由民族主義躍而為民族帝國主義者非偶然也。且今中國果禁遏人權乎。抑禁遏人之學問乎。貿遷有無。聽人自為。未嘗禁其流通。工作製造。聽人自為。未嘗禁其精巧。樹藝畜牧。聽人自為。未嘗禁其蕃茂。推之哲學法學生理學博物學經濟政治諸學。亦自設學堂以教之。聘洋師以課之。然終不能造就完全之國體。養成公民之資格。則非吾政府之過。而吾人之過也。且人權非由自爭而得者。其權必不能自保。故吾望政府之加意提倡。尤望吾四萬萬同胞力爭經營也。

有逆君逆官而無逆民說

檀香山新中國報

今之欲以專制手段魚肉其民者。民不之從。則謂之曰逆民。其民所行之事。則曰逆事。所聯之黨。則曰逆

黨所立之會。則曰逆會。嗟乎。此下愚之人之論。欲以其下愚之愚。愚人者也。夫天之生人也。既賦以本來之具體。即賦以自由之人權。以自由之權。而立君立官。以為一國人之代表。故夫君若官者。分而言之。則國民之一也。質而言之。其所以有代表之權者。則國民之奴隸也。民之失德。則失其一人私德而已。于國無與也。君之失職。官之失任。則將為一大團體之累。而直為一國之害。夫此為國害之君之官。非所謂大逆不道乎哉。此非過為激言也。無民不可以立國。民者國之主人也。君者官者國之奴隸也。天下有奴隸逆其主人者。未有主人逆其奴隸者。有奴隸不得其主人之歡心。而主人逐之者。未有主人不順其奴隸之逆性。而奴隸逐之者。夫主人之重若此。而奴隸之輕若彼。主人之尊貴若此。而奴隸之卑賤若彼。其所立之原位不同。斯其所稱之名詞自別。孰順孰逆。一彼一此。必有能辨之者。夫君民之名義既定。斯其所行之事。與所立之會。從可知矣。惟政府逆吾國民。故吾民群起而爭之。以與政府為難。其所行所為之事。皆為一國計也。不從我者。斯逆矣。其所立之黨。皆為一國之人民計也。不順我者。斯逆矣。以不順從我之君之官。而並欲強我以從彼。順彼一人一家之私言私義私心私益。且買買焉。以主人為逆黨。逆會。若此。君此官者。則又逆之又逆者也。中國貧弱至今日而已極。其誤之者。則數百年之暴君汚吏也。其附和而魚肉我國民者。則國民之罪人也。其敢公然而昌於大眾發於盈廷者。則國民之大逆奴隸也。正告國民。其毋失職。大發願力。以除此民賊。去此逆奴。則我國民之國。自為環球上之大帝國。抗衡于英美德俄矣。

論政府將來必至之舉動

上海中外日報

凡為治者不進而愈上必退而愈下此必然之勢也吾國自受外侮以來垂數十年政事不振奮人才不遠選故治道陵夷益入迷罔之域而近年愈甚鉅政要職大率付之纖夫庸豎之手若使孺子負千鈞之重而不慮其蹶也是以甲申甲午與外人有違言而咸受覆師償款之咎至庚子而禍烈矣宮廷摧破元首蒙塵公卿暴露喪貨億兆君子曰革而慮歟其更而故歟懲違弼失新我王路殆茲時矣然自回鑾半載其上逞慈婪賄其下營私苟安競求外援無復廉恥其受敲扑搜括之禍者獨小民耳嗚呼觀其已往之迹以測其將來之事則其將來之為將來者蓋可知也夫公使者外交要任也今或未簡放而先詢外人矣或以外人之拒而更命矣督撫者疆藩重職也或以外人之言而調任矣其州縣官以教士一言而罷任或疏職者不可縷數從是言之則將來自督撫以逮州縣有實任之官皆將探詢外人意旨以為去留歟而外交諸官更無論矣講武者吾國固圉之謀也今他國人多有謀握我武備之權者而俄人迫我東三省營中須延俄國教習一節幸猶拒之然爭求不已而我國復不能力持則各國將並起力索其必使各省就其受範圍之國而延使教習武備洋操歟而教育及路礦等事無論矣使臣入覲之儀節既極隆崇俄親王入覲且答拜矣而宮中兩燕各使臣之眷屬為例外之媚悅由是言之其將以禁苑為外人游燕之地而萬乘且日臨使邸歟樊國梁甫經召見而李提摩太旋經特詔獲獎已為兩教爭長之漸其必致以重臣而為兩教之調人而勅建兩教之教堂將偏於列縣歟需次之員以教士一言而得差者有之獲咎之吏以教士一言而復職者有之犯令之民以外人之庇而赦罪者有之免捐者有之積釀既久其必盡四萬萬而盡入西籍投西教而纓弁之徒且醜然自列於門生義子之列矣挂洋牌懸洋旗之商

論媚外之禍

上海新聞報

人既得逃重稅免釐捐矣教民且得免房捐矣萬一率天下之人而如是則賠款將無所出勢必將國家財賦從田之源押與外人首及釐金次及田賦而人民土地將隨之矣新政不行固有行新政之名新學不振固有興新學之言將見有志國家之士沈滯不起而巧佞之徒且藉是以獲寵利矣保富貴之心切則忌才之意熾懼草野之勢迫則抑新之謀多而近來平權自由之說又足以觸其網即使有所忌憚不得明施禁戮亦必多為之途以施其遏抑之術而我國一綫生機亦將勒絕矣嗟乎我生不辰逢斯慘酷九天之上階升無路九淵之下懷石何由裂皆視天悲念何極雖然吾猶幸吾言之不驗而受妄言之咎也

中國之政策往往有目的而無義務有成見而無辦法戊戌以後庚子以前之舉動皆原於排外之目的排外之成見也辛丑以後則一變而為媚外之目的媚外之成見夫排外有排外之義務有排外之辦法媚外有媚外之義務媚外之辦法有目的而無義務有成見而無辦法則排外之禍庚子已為殷鑒而媚外之禍亦必與庚子無異也夫人必親其近而疏其遠故親本國而疏他國情之常也况乎損我辱我侵漁我至於若是猶是不知羞恥毫無排外之心豈復為人類者哉然欲排外必先知其義務及辦法見外人之富強而考求其何以富強見外人之智巧而考求其何以智巧於是使我之富強我之智巧過於外人而外人無所恃其富強無所施其智巧此所謂排外之義務也外盡交情內脩政事戰勝於朝廷而排外於不覺此所謂排外之辦法也不此之務而欲以我之愚勝彼之智以我之虛勝彼之實如拳匪之舉

謂之無義務無辦法。故其結果為庚子之禍也。今者鑒庚子之禍，而不知當時之無義務無辦法，遂一變排外之目的為媚外。一變排外之成見為媚外，而無義務無辦法則如故。夫無義務無辦法，則媚外之結果，豈有異於排外之結果哉。當此國步艱難，羣雄環視之會，非結外人之歡心，則不能養國民之元氣。非養國民之元氣，則不能復主國之威權。故此日之媚外，未始非臣妾事，吳臥薪嘗膽之成規也。然欲媚外，亦必有義務有辦法。以今所為謂之無義務無辦法可也。如宴會往來，原可以通情素，然亦祇偶一為之而已。若一切外交之術不及講，而今日請聽戲，明日請遊園，但以宴會往來為事，甚至在宴會往來之候，受外人無理之要求，亦何取乎有此媚外之技也。又如爭論利權，亦外交之公理，乃今日之賞罰，則以決裂與否為衡，而不以利權之失否為衡。夫動輒決裂，誠難免辦理不善之罰，然苟有萬不可失之利權，而有萬不能不決裂之理勢，則固不可以予罰。有萬不致決裂之理勢，而失萬不可失之利權，則固不可以予賞。今也不然，但能與外人不決裂者，無論失若大之利權，必膺上賞，則何如拱手而盡讓其權於外人，亦何取乎有此媚外之技也。夫能師其富強之長術，步其智巧之後塵，外盡交情，內脩政事，排外之義務，即媚外之義務。排外之辦法，即媚外之辦法也。不務開民智，除弊政，以克盡此義務與辦法，而以能與外人酒食徵逐者為第三等人材，能敷衍彌補者為第二等人材，能賣國求榮者為第一等人材。不惜以小民之權利，小民之脂膏，以媚外人，小民不願，且將假外力以壓之，閉極而裂，熱極而漲。今日之媚外，必能蘊釀而成排外之禍。故曰後此之庚子，無異於前此之庚子也。不特此也，籌款則云為賠款也，調某督撫革某牧令，則云由有教案也。起某人任某官，則云外人之所喜，或外人之所憎也。變法則云我不變法外

人將代我而變也。是一切內政，且已為媚外之目的所指歸。媚外之成見所束縛，安能有義務，安能有辦法。嗚呼！獻媚之術必窮，而貪得之心無厭，其結果固可以預知也。

論自強而後有持平之約

上海蘇報

約可以存人國，約亦可以亡人國。有平等之權力，有親交之形勢，因而立約者，為共保平和，為互持軒輊。所以存人國者也。若夫視其國土如屬地，視其國民如奴隸，視其國之君若相如傀儡，而乃以兵威我，不以兵亡我，斂千磅之砲彈，藏百勝之兵鋒，一以約為之代表，噫嘻！可畏哉！是約也，殆較烈於千磅之砲彈，百勝之兵鋒，非所謂亡人國之約耶。今各國施之於我中國者，是已。我中國無外交二千年矣。國勢強則大羊域外，如漢之於匈奴，唐之於突厥，雖婚姻急難，權宜一時而已。國勢衰則舉國屬人，宋之於金，元明之於本朝，雖割地輸金，遷延歲月而已。其故由於無約，由於雖約而先自視為不必信守之約。然則我中國與外人交，無約亡，有約亦亡，幾幾於莫所適從矣。而豈其然哉。約也者，視其國之自立與否，以分別運用者也。其存之也，其自存之也，其亡之也，其自亡之也。先自有存之見端，而後約乃得而存亡之。以我與日本提論之，四十年來，我之與西人訂約不一，日本之與西人訂約亦不一。顧我之所訂，一次有一次之失敗，日本之所訂，一次有一次之收復。彼用約者視受之者之何如，以為進退，取亂侮亡，推亡固存，仲虺之言，今歐人用之矣。是故以我今日之國勢，不先求自強，而希望約之寬我，猶學堂之學生，日荒廢其業，而冀得卒業之執照也。婉詞以持之，報願以承之，一旦約成，動色相慶曰：此非某某之力，不為功。嗚呼！飲醜以止渴，積薪以厝

大人以為捨肢體以存元首。補救之功不小。吾以為輸精血而存軀壳。死亡之期彌近。蓋約愈多而病愈深。今不自強無及。今速自強亦已幾於無及矣。而論者乃以苦心焦慮於約之成。失尺得寸於約之就。遂為深喜大幸。豈不惑哉。

論蘇撫恩壽稱臣遭斥事

星架坡天南新報

(前略)夫大學士也。某部尚書也。某省督撫也。此固入贊樞機。出持節鉞。專摺奏事。榮何如之。乃繙閱邸鈔。動見有某大學士某尚書某督撫官銜之下。加以奴才二字冠於名上。嗚呼。謂以此而示君上之尊貴。則滿朝皆奴才。尊貴何在。謂以此而示主子之恩榮。則作官亦奴才。恩榮又何在。詩言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臣字足矣。若易為率土之濱。莫非奴才。其亦何以自解乎。且奴才之稱。既有定制。亦幾二百餘年矣。昔日閉關自守。自尊自大。帝者稱孤也。可。下民稱蟻也。可。即舉天下之臣民而皆令稱奴才也。亦無不可。今則中國主權盡失。正滿漢交懼為奴之時也。但使舉國臣民。各有恥為奴隸之思想。則中國之強。自可計日而待。况朝廷日言變法。祖制變更。亦非一端。此等奴才名號。正宜早為改革。以振起旗滿人自主之心。庶幾瀋陽長白之遺黎。終不至有為隸為奴之辱也。今蘇撫恩壽之稱臣而不稱奴才。其為誤忘旗滿定制。與取署奴才舊號。雖不可得而知。然朝廷見此。苟有變法之真心。正當明頒諭旨。革除此奴才二字。為旗滿人提振其精神。以生其開新之念。否則亦當置諸不議。不論之列。毋容再提。此不署奴才之名號。以見罪臣工。脫令他國聞之。繙譯其事。謂中國某撫臣因偶然不稱奴才。便受嚴譴。豈不疑吾國之官盡奴才乎。試思撫臣之上。加以奴才四字。連絡相讀。不倫不類。孰甚於此。而朝廷以舊制之故。終不肯忘。吾觀此而益知中國之守舊如故也。易言履霜。堅冰至。一恩壽欲求不為奴而不得。恐四萬萬人終不免有為奴之一日矣。噫。

論英國遣兵艦往漢口

上海中外日報

嗚呼。我國自庚子以來。辦理交涉之官。無內無外。無大無小。一以倚傍外人。迎合外人為宗旨。而豈知外人之乘機取利。急起直追。固與人以不可測哉。前者湖南長州有鬧教之案。旋經湘撫遣員與英領事會議辦法。第一次在長州議定十條。其最要者。一曰殮殮被害之教士。二曰修復被毀之教堂。三曰醫治受傷之教民。四曰正法鬧教之首犯。五曰重辦號召之匪徒。是皆題中應有之義。中國固不能不應允者也。乃未幾在漢口續議。則所索數款。實有令人為難者。先聞有欲將殺字營統領顏總兵。定以斬監候罪名。營官劉都司。定以斬立決罪名之說。繼則聞欲將某觀察革職。永不叙用。派長州紳富攤賠英金一萬磅。并將統領顏武林正法。即據西報所言。亦謂長州一案。以懲官員之有罪者為最。又為英總領事之意。欲將情罪較重之武員處斬。其餘各官。則按其罪之輕重。以懲辦之。嗚呼。我國自有教案以來。除誅戮犯人。賠償巨款外。又必將大小官吏懲治數人。以平外人之氣。然亦必其人實有應得之罪名。而後如其罪以相施。猶不失為持平之辦法。今如英領事之意。欲將統領顏武林處斬。夫顏武林於此案。究竟有何罪名。將謂其救護不力耶。夫力與不力。事後何從追究。當一夫發難。萬眾響應之時。即極力保護。豈能必其有濟。且因救護不力之故。即得正法罪名。則設有更甚於此者。又何以處此。將謂兩教士死於非命。故欲殺一武官以為抵耶。則我國固已將首犯八人正法矣。而又欲以武官殉之。何視教士之命過重。而視華官

之命過輕也。將謂其有指使之咎耶。則請問事前有何風聞。事後有何實據。人命至重。豈能以斷脰之慘刑供外人之快意也。且姑不論英領事之要素為合理與否。願武林之正法為平情與否。而既欲以二品之大員處以至重之罪名。則豈得不容我國家和平商酌。以期於情於法兩得其平。乃英國公使遽因中國不從之故。於我皇上召諸公使飲宴之時。辭謝不赴。儼若有絕交之意。而又連派兵船四艘。前赴漢口。顯示人以恫喝之意。以期其事之必成。夫所爭者不過一武員之正法否耳。乃至以兵艦相威逼。然則英人之意。豈果為兩教士洩忿計哉。殆欲於揚子江上流實行其權力也。殆欲藉教案為由。更得無數利益也。殆以非洲軍務竣事已久。故欲注其全神于中國以求逞其所欲也。然則英人屢言欲保全中國。不使有瓜分之禍。欲令中國南方永遠太平。以保全中國商務。其然乎。其不然乎。試以近事証之。上海戍兵撤退一案。商議已久。德法兩國已無異言。惟英國獨梗其議。夫各國派兵駐滬。其議實創自英提督西摩爾君。今則西摩爾君亦以撤退為然。而英政府獨猶豫不決。其意不深可知乎。德法兩國雖允退兵。而皆諄諄以中國不得在揚子江一帶以政治武備行輪財政等項專利讓與各國為言。又以不得任各國在揚子江佔據要害致揚子江歸其掌握為言。試問今日諸國蓄意欲在揚子江一帶得有政治武備行輪財政等專利者。非英而誰。蓄意欲在揚子江口岸佔據要害者。非英而誰。然則德法兩國雖允撤兵。而必與英國同時退出。其意不又可知乎。是則英人之遣兵艦往漢口也。固欲實施其權力於揚子江上流也。其不即將戍兵退出上海也。實欲為異日計。以實施其權力於揚子江一帶也。設各國尤而效之。接踵而起。中國雖大。尚有寧宇乎。而中國官場。猶日以依傍外人為得計。日以迎合為事。毋亦大愚不靈之尤者乎。曩者拳匪亂時。東南疆臣無所為計。遂與各國倉卒立互保之約。英人以此譽劉張二制軍不去口。而劉忠誠且因是得盛名以去。其實英人豈為中國計哉。為一己計而已。當時英人方用兵於非洲。軍事旁午。日不暇給。萬不能移其全力於中國。且彼時歐美諸國皆將乘釁而動。英人既不欲長汀一帶猝有亂事。以損其利益。而又不便輕舉妄動。以為諸國之倡。以亂其素定之政策。故特與各疆臣立互保之約。使其為己盡力。以保其特有之權利。此固英人之微意也。今則情勢一變。凡向所欲得諸中國者。皆將如其意以求之。而不懼他國之議其後。故西報亦自言之曰。現無他國牽涉。自能辦理自如。不致有所掣肘。嗚呼。中國其危哉。

閱少帝國

香港中國日報

論世者昔以中國之頹唐暮氣奄奄如待斃也。于是擬議及之。目中國為老大支那帝國。此名稱之宣播于東西各報紙。已非一日矣。不謂昔則由少年而老大。今則似將由老大而復少年。非循謹之少年。乃闊綽揮霍之少年也。少年者何。不更事之謂也。閱少者何。浪用貨財之謂也。自今支那之現狀。胡為而與閱少相類乎。蓋緣支那帝國。平昔以守舊為宗旨。故其精神上有老大之情狀。今也不然。貌為維新。而不知新政設施之秩序之實際。惟假手於情無知識之官吏。假為顛倒。有類兒戲。金錢浪擲。虛耗堪憐。嗚呼。是非閱少之所為乎。請就其新政敷布上實驗之。其一曰開學堂。學堂模式較八股書院為宏大。其用款亦較多。委員之濫支鉅款。無論矣。彼庸惡陋劣之

教習猶是鄉曲守舊之蒙師。一旦謬登教習之堂。即驟予以比蒙塾增多十倍之脩脯。為問當此庫儲支絀之際。何為而不知時務之委員。空疎迂舊之教習。無端而厚其傭值乎。曰。閻少之舉動則然也。其一曰。建鐵路。敷設鐵路。動以千萬計。當此賠款數鉅期迫。日言籌款維艱。胡為而各省鐵路。駁駁有動工之機乎。借款以築路。路成而中國之局面則誠堂皇矣。其奈路權之不我屬何。然而滿清帝國好借太子債者不計也。西國有鐵路。我欲做行西政。何可無鐵路。雖軌轍既成。而我之工藝未興。農事不振。有路而無可運之貨。有事而無可運之兵。然輪車風行於國內。得此亦足以自豪。而路權之掌握于外人。亦當在所不計也。閻少之舉動則然也。

其一曰。辦礦務。五金百寶。盡埋藏於地中。然而我乃孩童之國。何能自開也。必須假手於強有力之人。而我可從旁稍沾餘利。不觀礦務章程乎。外國公司所得溢利。以幾成之幾。報効清國國家。譬猶孩提之童。不惜以重大金錢。而易微末之餅餌也。閻少之舉動則然也。

其一曰。派游學。學生遊學於外。所費不貲。當如何優歲月。俾卒其業。乃速成師範遊學生。限期以六月。回國。彼黑暗政府。豈不曰。但求有師範生之虛名。使之為肖像於學堂之上。雖學業未成。徒耗旅費。亦在所不惜乎。閻少之舉動則然也。

其一曰。用金磅。金銀磅數。盈虧不可以道里計。清國自與外人交涉以來。一切關稅賠款。虧折實多。而不識不知之滿清官吏。猶未知痛癢也。閻少之舉動則然也。嗚呼。世間凡稍涉洋派之事。未有不近于奢侈揮霍者。浮薄少年。不知西學為何物。而稍知講求時務者。動輒沾染洋務習氣。捲煙小領。相望於途。不數年而喪資蕩產者有之。今清政府之所謂維新。亦不過沾染洋務習氣而已矣。其不致如浮薄少年之喪資蕩產者幾何哉。

私史

新架坡天南新報

史也者。所以記人間已往之事。於其地其人。宜褒宜貶。無貴賤上下尊卑之別。而一一介紹於史之中。垂之百千萬年。日月同昭。天地同壽。山河不改。時代移而史不移。大哉。史之權勢。重哉。史之責任矣。唯君權極盛。專制政體之國。則不然。要其史家亦非不知史之關繫。與史之原因。結果為何如。然以攝於君權。壓於專制。或睹前代之覆車。界疑似於當朝之陋轍。則顧忌焉。深文焉。屈筆削以為遷就。於是史之地。唯知有朝廷。史之人。唯知有君主。略舉其興亡強弱沿革之由。以為一朝之實錄。把數百年事務。作一人一家之譜系。而為之一切英雄之運動。社會之經緯。國民之組織。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關涉。噫。以是為史耶。公耶。私耶。亦適足埋沒數十輩之精神。而閉塞數千年之聞見而已。則甚矣中國之無公史也。

卓哉。唯太史遷乎。竭半生之學力。以網羅天下舊聞。考其實事。準諸公理。著為成書。是故孔子素王也。以一韋布之儒生。無南面之榮。其事業則課徒。其留傳則刪定。而列之為世家。陳涉不過甕牖編樞之子。亡隸之人。而遭徙之徒耳。揭竿以除秦暴。風潮僅數月。要其文明思想。實足據方面而撼強秦。所以列之為世家。若項羽蓋世之梟雄。殺其獨立。而列之為本紀。其餘貨殖刺客。皆為立傳。亦以其事其人。可書則書之。可傳則傳之。其特識精義。以視陳壽習鑿齒司馬光朱子之徒。則不可同年語矣。何以言之。陳壽本晉

人以晉之事猶魏之事。其三國誌之祖魏亦顧忌於晉而為之也。習氏之漢晉春秋亦然。其目睹晉元之嗣位與蜀相同。其帝蜀一文未嘗不為媚東晉計也。故北宋受禪於周。類於魏晉履轍。司馬光生當其時。是以附和於陳壽之說。及南渡以還。高宗之半壁江山。猶先主之三分鼎足矣。尊西蜀即以尊南宋。朱子之同於習氏。非無意也。是皆以一私之心。成一私之說。姑無論其誰是誰。非亦不過爭定君主之大位。爭頌君主之鴻名而已。是一家之史。非全國之史也。一時之史。非萬世之史也。王公之紀年史。非世界之權衡史也。以是為史。謂之無史可也。

夫以數千年君主之年代。君主之名位。君主之統業。遂盡全書。即一二貴族。或奴隸於史中。輿臺於史中。隨名步迹於史中。亦徒受之自上。實非國民認許之歷史也。於是史之設。為君主貴族而設。而奇人志士不與焉。為治亂興衰而設。而道德風俗產業宗教地形人種之要不與焉。即盧騷路德彌勒約翰等。同萃於支那。亦不過付之儒林文苑傳中而已。豈能銅像巍巍。立通衢。巨雲漢。留之歷史。萬年不朽哉。是故大聖賢大豪傑之崛起也。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一人之舉動。即數百兆人之階梯。此孔子陳涉所以列為世家也。當漢之世。而列項羽為本紀。此尤列史所難。彼尊君主媚朝廷者。苟非史遷定論於前。未有不以孔子為儒林。以陳涉為流寇者也。即史遷而生。而一切黃巢李自成張憲忠等輩。亦斷不能以流寇書之。而吳三桂洪秀全則更無論矣。後之史家。失史之真義。但以事之成敗。分為王寇。享國之久暫。定為真偽。趨承奔走。將全史而供奉之於帝王。其所以埋沒英雄。污辱國民實甚。吾故曰中國無公史也。如有之其唯史遷乎。

特別利益說

上海新聞報

凡中國軍務商務界務各國均分而無所參差於其間者。謂之利益均霑。凡中國軍務商務界務界於一國而他國均向隅者。謂之特別利益。特別者異乎大眾而勝於大眾之謂也。各國通商中國以來。會盟征伐。勢均力敵。於是訂一利益均霑之策。凡甲國條約有利益者。乙國援以為約。而丙而丁踵行之。而戊而己又踵行之。行之既久。甲乙復脩約矣。自顧勢力不能獨展。殖民地不能獨闢。甲乃向中國曰。吾不能與乙分利益。當請畀吾國特別之利益。乙又向中國曰。吾不能與甲分利益。當請畀吾以特別之利益。甲乙各挾一特別利益之請。紛紛向中國要索。而又慮師出無名。於是借脩約為題矣。又慮脩約為公共之題。於是借教務為題矣。今試設英為甲。設德為乙。甲曰。中國應將揚子江為甲國專制之地。乙與丙丁戊己皆不能與焉。於是攘權務於處常之時。屯重兵於處變之時。如是者有年。而專制之手段。卒未能一試。而乙從旁窺其微也。甲進乙兵。乙亦進一兵。甲曰。吾將退兵。乙亦曰。吾將退兵。然而甲兵之不退如故。乙兵之不退亦如故。甲無如乙何。乙知甲之窺伺於揚子江者久矣。今不退兵。其心路人皆知也。乃昌言曰。揚子江當為各國洞關之門戶。中國不得畀一國為特別之利益。其曰不能畀一國者。指甲國而言也。甲知乙之言。乃如甲忌甲之意。亦昌言曰。吾有揚子江之教務。非他國所得干預者。此吾國特別利益之問題。無與於他國也。甲乙互昌其說。而中國聞之。有以為可慮者。有以為不可慮者。以為可慮者。謂甲乙必各得一特別利益。而後己。不以為可慮者。謂藉甲以牽制乙。藉乙以牽制甲。可各不予以特別之利益也。然而浸假而甲之兵艦駛入揚子江矣。乙曰。此甲之詭也。吾惟不退。吾上海之戍兵而已。又浸假而甲之

教約各則又照會中國外部矣。曰：中國如以揚子江之勢力圍界之甲國，則應以他處之利益界之乙國。中國聞之，乃大悟特別之利益。甲乙兩國，皆必有以界之。不然者，揚子江之兵艦不能撤，上海之戍兵不能退，乃為之輟轉籌畫。外部咨之疆吏，疆吏札之洋務局，冀夫有所磋商，有所遷就，得以稍緩須臾也。然而彼甲與乙之求特別利益者，豈暇與中國商酌哉？是故長州之教務，日棘一日，而有所謂正法斬監候，以及徒五年之條約也。蓋教務者特別利益之假借也。是故上海之退兵，日緩一日，而有所謂揚子江不得為一國之專制，蓋不退兵，亦特別利益之假借也。嗟乎！向之利益均霑，一變而為特別利益，凡此皆瓜分之註脚，而至變至幻，相處於無形，中國不得不受其牢籠者也。曾是二十三行省，臺灣已割據，而東三省去其半，新疆蒙古亦可危焉。設一旦甲得揚子江之特別利益，使不界乙，以山東之特別利益，乙能怒中國乎？界甲界乙，而不界丙，以東三省，界丁，以雲貴，界戊，以閩浙之各項特別利益，丙與丁，戊能怒中國乎？則試為中國大聲疾呼，而中國不能輕許人，以特別利益也。中國之力不能勝各國特別利益之請，假使一國請之，各國效之，則今日域中，誰家天下，敢得而斷之曰：一言而喪邦者，即特別利益之謂也。

論朝廷奉行英國諭旨

上海中外日報

吾讀本月初三日嚴懲湖南釀成教案員弁之諭旨，而慘然於心，感然於頰也。曰：嗟乎！嗟乎！是猶得為我大清之諭旨乎？夫厲色相加，強顏容受，在平民猶且不可，何況據有三百餘萬方里之大國乎？今也承奉外人之言，如響應聲，何以對祖宗，何以對天下？夫民教殘殺，此我國內事也，釀成巨案，至須懲辦，此我國應辦之內政也，乃至外人干預，乃至外人要索，已極可恥，至此等平常教案，竟輒明定辦法，迫令依從，則實自今日始，可恥孰甚。我外務部王大臣雖至不才，然固握重權，居要職，享榮名者也。乃於此等至辱至辱之事，輒躬為之，不以為辱，豈不以聞英兵船入湘之說，不得不為此婉曲順從之舉乎？夫因內地民教偶然相關，而即以兵船相迫，此實無理取鬧之尤。乃我大臣一聞此等虛聲恫嚇，而即弭首受命，然則將來請殺監司，亦將許之乎？又使再進而請殺督撫，請殺樞臣，亦許之乎？且英人既如此，將來俄法德美設均援例以殺地方員弁，殺監司，殺督撫，樞臣相請，我亦將一一殺以應之乎？又如萬一有天主耶穌兩教仇殺之案，英人要我殺某人，法人要我勿殺，或法人要我殺某人，英人要我勿殺，我又將何以應之乎？推原其故，良由吾政府大臣於內政外交絕無識見，致此等巨案一觸即發。在他人未要索之前，應如何布置，及要索之後，應以何辭抗拒，均絕不籌及。尤可異者，外務部為至要之職任，平時并不聞求一能辦外交之人與之商榷，至於受辱如此，猶若罔聞。又由吾國諸大臣素具奴顏婢膝之性質，平時所最工者，莫如揣摩意旨，曲從上意。今則分其半以事外人，故事事有遵依而無抗拒，以此推之行見燕丹之首，函送秦廷，侂胄之頭，震從全國，亦意中事耳。嗚呼！吾何不幸而親見國為辱國，君為辱君，臣為辱臣，民為辱民之日也。

論外國待中國之現情

舊金山文興日報

各國變法，由於外勢之相迫者半，由於內亂之相迫者半，其大較也。自列強變其明瓜分之政策，而為暗瓜分，專據亞洲大陸政權財權用人權行政權鐵路礦山權教育權警察權，而不事明用干戈，以據土地，於是其勢日夜相迫，而自外面觀之，渾然不覺也。如水之伏流於地中，其勢迅疾湍急，波濤洶湧，以表察

之則波平浪靜。如無事然。如誤食化骨之藥。依然人形。而日益羸瘠。死期將至。而不自知也。外國既無強暴之舉動。以激怒全國中之人民。則人民無所藉口。以為奔走呼號。激動大眾之機路。而外國所竊於中國之權利。甚多甚厚。其濃深其趣味甚樂。甚自由。坐享而安之。有年矣。一旦欲其忍情節。欲曰舍旃舍旃。非畏吾勢力之大。苟不吝。吾決有以奪回之。未有既垂涎而得之。掌中之物。肯拱手而奉還。原主者也。蓋中國若有改革之日。則改革之人。必深以失去利權為深恥大辱。以取回利權為廟算民謀。既合通國之人心。思材力。早夜以求。取回利權。則外國前所得中國之利權。多者必日少。厚者必日薄。深者必日淺。趣味者必日淡泊。甚樂而自由者。必漸起焦慮。而有阻礙。以外國之明。豈其不見及此。若是乎何樂中國之有改革。以自墮其所得之權利也。彼既有不樂中國改革之心。而彼國所得中國權利之多且厚。濃深而有趣味。甚樂而自由者。皆賴西后榮祿之執掌政權。乃得以為所欲為。遂其要索。故雖以縱拳釀禍。明知其為罪魁。指名索拿。無幾。即以議和了事。仍聽西后之尊榮榮祿之復相。雖以四萬萬人心所歸向之維新變法之皇上。絕不一言助之復政。而任中國之行假維新。以欺其士庶。以深其怨毒。民之受虐不堪。起而相抗者。偽政府曰。此亂民也。外國亦從而和之曰。此亂民也。彼豈不知其情。而忘昔日彼國所由富強。原於自由獨立也哉。其意蓋曰。民與能政府相抗。不受羈絆者。必其智稍開。不樂受外人之圈套者也。我方利用其政府。而盡網其利權。盡握其性命。欲為吾所欲為。而其民知吾之術而破之。起而抗其政府。搜利權而公諸國民。是不啻剔吾喉中之物。而出之口也。於吾大不利。曷若利用其政府專制之威。以盡殲之。俾無為我患。南直之亂。由抗捐而起。誰不知之。而各國告政府曰。必速平。不然。吾將調兵代勦。四川之

亂。美提督則調兵艦直溯長江。而迫重慶。彼何所受於中國。而欲其亂之速乎。如是無他。視中國為彼私家之物。中國政府為彼掌產業之家奴耳。政府盜國民之公產。以賣諸外國。不忌國民之執言。彼竊受國民之公產於偽政府。又忌國民之執言哉。斯時也。惟冀國民之團結力如何耳。然吾視夫今日腐敗無理。野蠻衰頹之偽政府。而利用專制者。猶謂吾民當守數千年屈伏專制之奴質。不可起而執言。以徒流血。舉外國所謂自由獨立。天賦人權之說。俱斥為妄論。謬說。惟坐待其自然。微倖自有不可思議之機會。噫。所謂有識者。既如此矣。其他更無望矣。此外國所由印度我。埃及我。利用其政府專制虐民之威。以殺其志士。而滅其全國也。嗟乎。政府不肯變法。外國又不欲中國之變法。其害既不可勝言。乃若同為國民。同言變法者。亦復四分五裂。各不相和。外敵不足。內敵叢生。吾讀中國新民論合羣之篇。所為繞室傍徨。歎歎欲絕。而不能已也。

論中外有不能相安之勢

上海同文滬報

不明強弱之勢。而欲妄肇釁端者。是謂之自取滅亡也。大明強弱之勢。希冀旦暮無事者。是亦非長久之計也。處列國爭雄之會。強者與強者可以相安。弱者與強者不能相安。其勢使然也。中國自經庚子大創。懲前毖後。知外釁之不可再開也。於是亟圖與外人和好。而若唯恐得罪於外人者。以故廣鉅之亂。則迅速派兵痛勦之。潮陽之亂。則迅速派兵鎮撫之。凡此者皆所以防星火之燎原。而並以免外人之藉口。他若泌陽之亂。或嚴拿首要正法。以謝外人矣。或逕即派員議償恤款矣。迅速結了。不至遷延時日。致生枝節。當事者可謂能矣。此外如外人或有所要求。苟不至過於難堪。中國從未嘗峻拒。即有要素所難堪之

處中國亦必曲為設法。所謂通融辦理者是也。而時請外人聽戲。而時請外人遊園。而時請外人宴會。內而宮庭。外而疆吏。下至微員末秩。皆莫不以敬禮外人為宗旨。一外人至境。但知其碧眼紅鬚。為強國中人。有不暇問其為貴為賤。皆莫不以優禮相待。故前者各國欽使覲見時。有某國洋行行東亦居於乘綠呢大轎。隨同前往。中國之所以一體相待。不事苛求者。度亦慎重邦交起見。至若因某公使夫人之車輛為兒童戲石所擊。某國備文移請外部查拿匪犯。外部雷厲風行。逕即奉命唯謹。而執無辜者正法。以塞責焉。凡此種種。皆已往之事。而保教一節。尤為華官之所重視。故朝廷之諭旨。大吏之公文。皆莫不殷殷於保教。蓋皆所以欲博外人之歡心。而免目前之禍亂也。而果可以博外人之歡心乎。而果可以免目前之禍亂乎。長州教案。磋磨為日稍久。於是兵艦聯翩而至。使臣嘖有煩言。倏忽之間。幾至易玉帛為干戈。勢甚洶洶。幸中國猶能當機立決。遽允一切照辦。不然。中國而堅持定見。則是否即因以遽開兵端。固尚在不可知之列。是中國亟圖於外人和好者。而獨如外人不屑與我言好。何過此以往。中國教案不能遽絕。一有教案。中國之官吏。不必請由中國懲辦。在各該本國派人執而殺之可也。中國之人民。亦不必請由中國查拿匪犯。凡鬧教之各該地方之人民。無分良莠。均可徑由各該本國派兵勦滅無遺可也。蓋甲國之辦教案。既以全力制勝。乙國亦何不可援以為例。中國固無如何也。而中國將來尚可問乎。而凡為官吏者。尚何樂為中國之官吏乎。凡為人民。尚何樂為中國之人民乎。或曰。忍字訣最妙。能忍斯能相安。外人奴隸我也。聽之。外人犬馬我也。聽之。外人割我土地。攘我權利也。聽之。一切皆不之較。如木偶然。度外人可以不至乘間而與我為難。然而屈辱猶自求伸。萬一不能忍之時。則拳匪之禍變又見。使或竟能堅忍。不欲洩忿。則日復一日。吾國亦遂亡於寂寞之中矣。在外人初亦何必樂於多事。而不樂於相安乎。蓋以利之所在。人必趨之。披輿圖而覽五洲。果孰為至弱之國。如印度。如波蘭。果孰不先後而分隸人之版圖。浸淫而至中國。中國固譬之一至肥美之物也。列強視之。有如刀下之肉。或擬得其首領。或擬分其肢體。或擬剖其腹心。所謂利益均霑。各自求其一飽。倘欲其人以將次下咽之食。而遽張口吐之者。蓋人情所不能也。然則外人之不欲與中國相安者。勢也。徒責外人之不情者。不知時勢者也。曰。聯絡。曰。輯睦。形之公牘。見之言語。不一而足。而中外卒不能相安者。可思已。欲圖中外相安。中國亟圖自強可爾。否則日日言聯絡。日日言輯睦。亦屬無濟。用為中外有不能相安之勢。論以覺之。

論外交之禍

上海新聞報

辦外交者。時以懼開外鮮為宗旨。而外鮮之禍。可以息。亦惟時以懼開外鮮為宗旨。而外交之禍。於以烈。夫所為懼開外鮮者。懼禍耳。息乎此。而烈於彼。其於懼禍之宗旨。大刺謬矣。而且各國知中國今日之所懼者。在於外鮮。故時時以調兵徵艦為恫喝。一恫喝而如願以償。則至再至三可也。一國恫喝而如願以償。則各國可也。時時以開鮮懼我。國國以開鮮懼我。而我將疲於奔命。則外鮮之禍。在一時。外交之禍。在時時。惟命是從。而外交之禍。尤烈於外鮮。豈合於懼禍之宗旨哉。中國於對外政策。每以外鮮外交為循環。而要皆失當。計自中日之釁。喪師失地。遂以外鮮為大戒。而戰戰兢兢於外教之間。俄索旅順。大連灣。則許之。德索膠州。則許之。法索廣州灣。則許之。英索威海衛。則許之。若路礦之分。贈於人。猶其小焉者也。繼而以被逼被辱。不能堪。一試其堅拒手段於意之索。三門灣。意無如何。而驕妄者。遂以外交為大病。躍

躍然有一開外釁之意。庚子之變於以起矣。庚子之後又變外釁為外交。計自辛丑訂約以來。失權失利。失體之事。不可縷指計。而辰州之案猶其小焉者也。雖然其他之失權失利失體。皆自庚子一案而來。而辰州一案不能與之並論也。何怪乎輿情之悲恨也。夫悲恨者初非有愛於辰州之武員也。苟其武員死而大禍可以息。則雖死百武員可也。觀於庚子之死王公大臣而無人惋惜之者。可以知也。亦非有憾於教士也。固知教士之意。非必欲死武員也。然則悲恨者何。曰中國辦外交者。不明是非。不辨輕重。不識利害。而惟以外釁外交為循環之政策。外釁畢則額手稱慶。怡然以嬉也。一外交案件結。則額手稱慶。怡然以嬉也。又一外交案件結。則又額手稱慶。亦怡然以嬉也。及當外交案件愈遷就而愈艱鉅。則又以一時之忿而啟外釁。絕不問此釁之為禍若何。此案之為禍若何。而外釁外交。循環無已時。亦即循環之禍無已時矣。聞之長於外交者之言曰。英人之垂涎長江歸之勢力。圈者十年於茲矣。辰州之案。調兵徵艦。意在開釁。而實行其勢力。其志本不在保教。中國之遷就之者。所以保長江耳。然則洵如斯言。長案一結。長江遂可以永保乎。沿江數千里無處無教士。即無處不可有教案。無國無教士。即無國不可藉口於教案。一國以開釁懼我。國國可以懼我。我可遷就一國。我安可不遷就各國。是則辰案結而長江正多事。中國正多事也。而何以辰案既結。額手稱慶。怡然以嬉者。外務部又如故。朝廷又如故也。夫使朝廷以今日之外交為悲慟迫切之政策。則國勢如此。朝廷不得已之所為。豈不為斯民所共諒。世固有迫之至辱而奮興愈速者。上下一心。引為大恥。未必無雪恥之一日。今若此。不知其禍之極矣。

科舉宜速廢論

星架坡天南新報

科舉之不足以得人才。且為學堂之一大阻力。其宜於廢也。稍明新學程度者。莫不知之。蓋以科舉不廢。則舊種人才。猶思倖進。而不肯甘就學堂之範圍。甚或恃其進身有階。而於創建學堂之事。反羣焉肆其攻擊。藉口於異端邪說。以阻他人之進步。而望之廢於有成。尚論者所以有科舉不終廢。即學堂不終興之言也。而國家以科舉為掄才大典。有其舉也。莫敢廢之。且以八股既廢。易為策論。開新人士。自可入彀。而不防與學堂並行。即素主和平變法之輩。亦以科名兩字。為數百年人心所重。國家無事。固不可斬此紙上之功名。以維繫人心。縱謂學堂已開。而一切半老之舉貢監員。亦苦無安置出身之地。不如仍以此無補之科舉。羈縻而姑俟之。况閣中定題。先論策而後經義。將來所得人才。亦必於古今中外大勢。略有見聞。其視昔之專攻帖括高頭講章。而一事不知者。必有天淵之別。國家之廢八股。而不廢科舉。或亦有和平變法之意。以隱寓其間。吾昔於廢科舉之說。嘗一再言之。而尚不無和平待變之意。蓋亦有如上所云云也。今而尚知廢之真不容已矣。其所以廢之。必須從速者。以各省學堂。主其事者。皆為科舉中人。不去其進身之途。則彼猶挾其進身之學問。以為師範驕人之地。而督撫延聘教習。亦各有前輩資格之見。斷不肯降格以求真學之儒。則書院與學堂。相去復有幾許。試問堂中學生。勉習數年。而所得者。仍是老輩翰林進士之學問。將來卒業時。於學生有何奇。於國家有何益。匪為無奇無益。更恐群以學堂為詬病。而父戒其子。兄勉其弟。相率以學堂為畏途矣。不但此也。科舉不廢。則三年一科之翰林進士舉人。轉眼又復斗量而車載。以是年各省開題觀之。即使其人能讀遍十三經。讀盡廿四史。及通閱各國已經繕譯之書。恐題解尚有恍惚不記之時。主試者以此命題。誠自居於淹博。獨不至矮屋風簷下。抒論對策。言

之愚者。果有幾人。而轉盼榜發時。每省中式。亦居然滿備百數十名之額。其文中之笑話。當必有比各報所傳。如以泰西之路。得為秦中之路。德及謂澳門與星加坡相近。等等奇說。而更形不可思議者。觀於現傳某省有考生二名。犯貼。竟至首場誤作六題。則將來滿額之舉子。其說諫亦可想。而得其一二矣。吾嘗戲謂本年新試策論之考官。笑林中有聾啞交諱一事。頗極類之。請為之述其概。以互為比例。猶記其略云。有一聾者。見人每自諱其聾。日者與啞子相遇。因欲以不聾自鳴也。謂啞子曰。聞君雅善歌曲。盍為我一唱三歎。俾得一聽高山流水之調乎。啞子能聽而不能言。知其欺己之啞也。而素知其聾。因默首以應之。旋即搖唇擺舌。偽作揚聲發歌之狀。聾者見其唇開舌動。以為其果唱也。亦側耳以偽聽之。未幾啞者受然不動。聾者即拍手贊嘆曰。妙哉。此聲也。真不愧白雪陽春之音哉。由此觀之。彼是年考官之發題。與聾子之命啞子唱曲何異。考生之交卷。與啞子之欺聾子以口無異。考官將來之取中考生。與聾子贊賞啞子之善唱何異。比例參觀。殊足令人發噱矣。而彼此相騙。聾啞交諱。比比者。不儼然策論之舉人哉。且盈廷皆聾。又烏知乎啞者之不再遇賞音。而更作翰林貢士之選哉。以若輩而擬高科。稱時彥。更必以新學自鳴。而又以其科名自高。當必視各省學堂教習之席。為其應得之券。而不知其獲售科舉之文字。若以之應考學堂。必為學堂所不收也。嗚呼。以今日學堂所不收之人。而他日將為學生之師範。非學問為之。直科舉為之也。此更足以短學生之氣。而灰志士之心矣。故科舉一日不能廢。即學堂一日不能興。吾所以曰科舉宜速廢也。

論條奏留中發抄之關係

北京順天時報

今之議新政者。莫不曰第一要義在求通而已。在去塞而已。而求通去塞之要義。莫不曰多閱報而已。斯固然也。而抑知能多閱報之人。非極通達之人。即半開化之人也。其求通去塞早已虛懷若谷。又何待為之代籌哉。天下事須為中下人說法。須從切近處入手。斯為得之。中國之人。有不閱新設各報者。未有不閱京報者。有中國之農夫。夫下走。不閱京報者。未有中國之學士大夫。不閱京報者。有中國之窮鄉僻壤。深山遠谷。不閱京報者。未有中國之通都大邑。名城巨鎮。不閱京報者。蓋京報之關係已非細矣。而京報除上諭而外。其所載之摺片。大都報解錢糧也。經徵關稅也。到任謝恩也。考試完竣也。擬補也。輪委也。期滿也。留省也。請旌也。連篇累牘。而其首載之宮門抄。亦惟曰召見某人而已。某人覆命而已。某人請訓而已。覲見某國公使而已。大書特書。而奏對闕如。聖訓闕如。奏議非無要件。廷對非無要言。而所以不報者。非曰留中。即曰不發抄。坐此二弊。則是終年閱京報之人。一如終年看繒紳錄而已矣。欲其增長見識。廢達學問。胡可得耶。夫以中國之內政外交。其繁賾也。如彼。而中國士夫之聞見。其固陋也。如此。斯亦大可懼矣。推其留中與不發抄之故。大要不外曰機密。烏乎機密之說。即愚民兩字之轉注也。今則不但愚民。抑且愚士。不但愚士。抑且愚官。無惑乎每有一大問題。五洲已揚曉。而老成則以為造謠。每有一大舉動。沿江沿海已關傳。而輩下則以為妄語。即如中俄密約。除中俄立約諸人外。雖兩政府亦不能周知。而某報亟載全文。一字無遺。而閱京報者不知也。庚子和議甫開。所有往來電商。面議各條款。已早登英之藍皮書。其間我大皇帝如何為難。如何忍受。李全權如何婉商。如何力爭。是書纖毫畢具。而閱京報者不知也。辛丑新政之詔。下一時奔赴。行在伏闕上書。與疆吏之馳奏者。前後以數百計。

豈無切中時弊有補大局之言。其見諸施行者無幾。而一交部議。即強半湮沒。如沈海底。雖陶子方王芄棠許筠菴李勉林諸公之新政奏議。固已採登各報。而閱京報者。至今猶不之知也。然則留中與不發抄之流弊。其所失亦非細矣。將謂防洩漏耶。然我則重門洞開。人則包探如雲。樞密動靜。環球宣播矣。將謂避忌諱耶。然臺膠屢對。拳禍瀕亡。亘古羞辱。無過於是矣。然則留中不發抄者。適以閉塞外人之耳目而已矣。別無他長也。方今文明之國。類如議院建一策。學堂窮一理。疆場決一戰。事無鉅細。人無大小。凡關係政治者。或得或失。或行或否。無不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無他報之力也。中國京報。獨非報也。與哉。今茲銳意自強。力圖進化。凡京外條奏。無論可行不可行。似宜俾眾咸知。萬勿以留中了之。至直省一切奏案。或應查辦。或應交議。或早或遲。亦須一律發抄。庶幾遐邇臣民。咸曉然於公是公非。與夫政治目的之所在。此中觸類引伸。磨礪人才。亦正不可限量。蓋閱京報者之多。固什百倍於閱各報者也。戊戌言路宏開。今上。大皇帝嘗語王大臣曰。士民上書。各該衙門只管代奏。可行與否。朕自有權衡。大哉王言。壤流効命。誠能仰體。聖意。則京報之關係。可以類推矣。特為此說。以告中國之秉政者。

國家文明野蠻之界說

上海蘇報

德之占據膠州灣也。其弊端僅與於數教士。野心虎狼之英。跳馬擲馬。頃又依樣葫蘆。實施其暴烈手段。於長江勢力範圍中矣。夫長江為英國認定已久。即不待此次之威逼恫喝。在中國必無異詞。乃長州一案。始要以五事。繼在漢口續議。則索我賠款。戮我軍官。褫我道員。若惟恐我之不依。而以如火如荼之四兵艦駛入漢口。昨已急電傳來。則該案中。之劉都司。已於前月十六日就戮。漢口領事到場監視云。然則

彼之所索者。我國悉依之矣。嗚呼。吾不解今之所謂滅國新法者。動以教士為傀儡也。德可施於膠州。英可使於長江。則俄之於遼東。法之於兩廣。其遂不免也。何地無教士。何地不編入各國範圍。既以狡獪之政策認定之。復以暴烈之手段公佈之。是亦不可以已乎。論者有從旁語英曰。是非文明國舉動。今之諸英。無異前年之諸德也。而德悍然為之。英又悍然為之。吾昔即悞解此問題。以為世界之號稱文明者。必能保持世界之平和。乃今而知不然也。蓋國家文明野蠻之公例。乃若點線之相引。而不能於名詞上號定之也。文明國與文明國交涉。則彼文明我亦文明。兩文明相交。而文明之祥雲出現。野蠻國與文明國交涉。則我野蠻文明國更野蠻。兩野蠻相交。而野蠻之毒霧沛塞。故今日無論如君主立憲之英之日之普之意。共和立憲之法之美。甲國與乙國。乙國與丙國。丙國與甲國。無日不以此文日之花為醜遺酬答之物。而吾中國獨不可也。吾中國所得上列國徽號者。祇曰野蠻耳。野蠻耳。吁。吾非教吾國人復伸其舊日之排外主義。以召禍也。吾以為吾國既獨立於野蠻之本位。則勢難對待者。以文明作佈施也。危乎哉。強權之說曰。世界無所謂天賦之權利。只有強者之權力而已。然權力亦分二種。有強暴之權力。有高尚之權力。強暴之權力。即野蠻之權力也。高尚之權力。即文明之權力也。強者對於弱者。必先施其強暴之權力。其弱者不克抵禦。則任受焉。認許焉。而強暴之權力愈益膨脹矣。及乎弱者之進步增漲一級。則強暴之權力亦遂消縮一分。至於全進步。弱者轉而強者。則昔之強者。既不得不變其強暴之權力。而進於高尚之域。今之強者。積弱已久。驟執有權力。雖汲汲謀實行之。然以列強之不稍退讓。故亦不得流為強暴而同進於高尚。是以文明國與文明國之權力。在冷眼之相窺。祇見其高尚。不見其強暴。夫焉

知所謂強暴者。雖他人之壓制本我認許之也。高尚者非他人之饋貽抑我競爭之也。吁吾中國向有主聯俄之說者。其說為一羣人所不聽。吾亦不暇論之矣。聯英之說。豈不視聯俄為較勝哉。英之文明程度。豈不高尚於俄哉。拳匪之難。東南疆臣與立互保之約。私喜以為收其效矣。試今日而反詰之。則結果何如也。曩者聞人之言曰。各國皆有心分中國。惟英國獨無。蓋英之貿易資本分配於各地。甚不願其一旦邁會戰禍。耗損利益也。而何以今之公然犯難。毫不顧惜者。非他族則益格魯撒遜之民耶。俄英均不可睨。而甲午乙未之間。謀保國之志士。亦有倡論聯美。委銀行於美國。求美保護。夫美而謂可睨也。殆當日夏威夷非律賓之慘劇。固未破吾國民之夢也耶。不知靈杖竟欲倚之。誠危險矣。況乎美之民族帝國主義。其實行之則麥堅尼。而胚胎於南北戰爭時代。又灼灼然也。西儒海爾威之言曰。觀南北戰爭之合眾國所最重者。權利之自由耳。南部愛自由。而北部不許。以己之權力壓制之。是於自由之公理相背馳也。嗚呼。今日之縣夏威夷。而屋非律賓者。何以異是。論者每稱道麥堅尼之新主義。似未究其遠因也。世界所號稱自由之祖國。能擴張己之自由。而不計侵犯他人之自由。自由乎。抑強權耳。高尚之權力乎。抑強暴之權力耳。諺有之。寶劍贈之烈士。寶鏡贈之佳人。况文明二字。豈無所區別而施之乎。然則自立於野蠻本位者。勿庸以文明媚人。借曰有之。鮮不為所呵斥也。

論偽改革之證據

香港維新日報

西哲有言。改革之事。如轉巨石於危崖。不達其目的地。則不止。諒哉斯言。吾恒循誦而深佩之。乃反觀中國。則又似石之不可轉者。是何其進步之濡滯耶。蓋偽改革為之也。夫朝廷屢下明詔。百度維新。雷厲風行。海內士庶。嗚嗚望治。母子一心之諭。既屢降於廟堂。滿漢通婚之謨。并破除乎畛域。而封疆大吏。望風承旨。亦汲汲於興學課吏通商。惠工諸事。端似亦如梁惠王之於國。盡心焉已矣。而必焦唇敝舌。以斥其偽。毋亦持論之太苛乎。不知小人作偽。心勞日拙。雖盈廷聚訟。變計多方。而百變不離其宗。其偽飾之證據。有予人昭然易見。而流露於不自知者。則莫如於某邸數事。為灼然。如見其肺腑。而餘事之旁見側出者。猶其小焉者耳。某邸者。皇上之胞弟。重以皇上聖明天縱。則某邸當亦如左周右召。克收夾輔之勳勞。乃何以庚子變亂之前。不聞某邸展一籌畫。其散閣無權可知。其疏遠無寵亦可知。一旦聯軍入京。拳匪首領擁乘輿而西幸。使某邸果為心腹之愛。豈不能挈同大叔公輩奔走後先。而遺落亂城。反邀幸福。聯軍假寓。莫不推其欽敬。皇上之意。以曲意保全。由是聲譽隆。刺入權奸之耳。然其時尚非喜愛之也。於是藉謝罪外國之事。而命以出洋。使其以愛而命之。則何如命威權震主之某相。不尤足以代表皇上乎。乃其時某相方慄慄危懼。恐不能洗除頑固名籍。而受各國之誅。故某邸之行。在他人不以為危險。而權奸以為危險。而特令嘗誠也。及乎銜命不辱。航海歸來。名重友邦。風傾華旅。某相見中外人士愛戴。皇上之意固結而不可解也。而又以某邸之粥粥若無能也。因之欲利用彼以鞏固自己之祿位之權力之名譽之黨類。而偽改革之政策。遂一變其方針。未幾而有指婚之事矣。未幾而有統軍之說矣。未幾而有入軍機之信矣。不愛於皇上之躬。何愛於皇上之弟。豈其真洗心革面。而順天下改革之思潮。以慰天下改革之希望乎。吾敢斷言之曰。若是種種。皆偽改革之證據。昭昭乎其不可掩也。往者皇上之立。以宮庭之親也。故立后亦因親及親。大阿哥之招物議。意以為親稍遜之故。用是指婚某邸。

實欲為某相建不拔之基。蓋此舉為前度立后之餘波。而即為他日大阿哥之起點。其計亦甚狡矣。豈知皇上之位。繫屬於人心者。在德不在親。如以親言。則殺皇帝玉几顧命之餘。殺皇后梓宮慟哭之後。久不瞑於九原矣。孰料皇上聰明天竄。雖權不行於閹寺。亦能廷杖以四。克紹前徽哉。至招軍使統之說。即前者某相統武衛五軍之政策。而又不敵再試。因以某邸為其羽翼。無非攬權畏禍之深心也。若命入軍機之信。則以本朝政柄。全在軍機。名使之翊贊。皇上實使之輔助某相。且將藉是以消釋中外疑議之端也。雖然。偽改革之證據。歷歷如睹。凡明眼者。俱已辨之。而國民若不甚措意者。殆猶有望於某邸也。昔呂蒙產祿。幾移漢祚。而朱虛侯何以成功焉。武氏三思。幾覆唐宗。而臨淄王何以成功焉。某邸而有忠君愛國之志也。吾知其必出於此矣。某邸而無忠君愛國之志也。吾知其亦無能為矣。何也。某邸原素有迂謹之名。而某相奸滑過人。必深知某邸性情。而後信用也。然改革之風潮熾矣。某相雖技倆百出。以售其偽。其如國民之倡自由倡獨立者。已日趨於真改革何。

論中國維新之變局

星架坡天南新報

二十世紀之支那。欲易黑暗為光明。渡苦海而登彼岸。其唯維新乎。為是言者。婦孺同聲。數見不鮮矣。吾嘗有言。國家不患有真守舊。而患有偽維新。蓋改革者如轉巨石於崕中。不達其目的。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且以數千年守舊之中國。既可苟延殘喘於當時。未必遂決裂亡命於一旦。而子孫帝王之業。雖積弱而不至瀕危。若假維新之虛名。以掩一時之耳目。無論其非維新也。即維新焉。又豈能以一二之效。驟遂足坐享泰西全盤之強盛哉。如內傷者焉。不診治不服劑。必可稍延歲月。倘遽投之以猛藥。則決生死

於頃臾。而安危固莫保也。况投以猛藥者。未必得療傷之目的。而揆之孱弱之中國。何以異是。乃回鑿以來。以列強之迫。壹詔維新。在朝廷是否實意舉行。吾不得而知。就其宗旨。則曰派游學也。建學堂也。築鐵路也。開礦務也。試策論也。此皆新法之皮毛。而非新法之精意。亦夫人知之矣。精意者何。民權是已。吾姑舍民權於不講。特就有數者而觀。則今日遣派日本之留學生。較昔日派美之留學生。其文明程度。固是後來居上。而鐵中之錚錚者也。乃偏有腐敗之公使。竟從而阻抑之。而派游學之局。一變。前陶督興學以來。業有頭緒。乃人亡政息。而接辦之舊物。顛覆其典型。大學堂之章程。既肆更張。武備學堂之捐款。復行侵沒。使全粵一點生機。奄然就地。而學堂之局。一變。鐵路所以廣商務也。而必加以官督商辦之名。是商事而主之以官。并以官威制其商力。否則或以邱山經費之難籌。徒從事於國債。且以其營造委之總公司。而商股無纖芥之權。即粵漢鐵路而論。經營十餘年。許集美股。乃始有端倪。而他之支路可知。由昔日以驗將來。吾料鐵路之局。未變而必將一變也。而况善後者之大費躊躇也。礦務之舉。為生利一大根原。當善華大漚之世運。她不愛賣。皆無終。苟能諭令國中之資本家。准其集股自由開辦。為之保護。以抽值焉。則財必不可勝用。乃歷久依樣葫蘆。終不能受天地自然之利。又益以外力要求。遂使坐擁膏腴之中國。不能自享而徒以享人。而礦務之局。又一變。朝廷廢八股興策論。以冀得人之效。然八股何以廢。以其拘於代也。策論何以興。以其暢所欲言也。乃主試者皆墨守八股之迂儒。一切死亡傷亂流血民權之字樣。既擯置之。其束縛言論。實較八股為尤甚。甚至於三場經義之題。且有刪去義字。以為八股中興之望者。而策論之局。又一變矣。噫。昔之殷殷謀維新者。將以求富強之實效耶。抑以飾一時之觀聽耶。

乃祇此數端小小新法之皮毛。竟如大海波瀾。變幻無定。今則和議既成。有民可以抽剝。有地可以宴游。如冬過忘寒。夏過忘熱。不復知有維新之事矣。昔也由守舊而維新。次也由維新而偽維新。今也由偽維新而不言維新。而猶颯然號於衆曰。今中國維新之中國也。於是無知者走相告曰。游學衆矣。學堂辦矣。鐵路築矣。礦務興矣。策論行矣。曾亦知政府之腐敗。疆臣之泄沓。固猶是耶。是故昔之維新。由於中東之戰也。葉志超衛汝貴丁汝昌龔照璣鼓之。日本助之。未幾而戊戌政變矣。後之維新。由於國民之役也。端徐剛趙董李鼓之。八國助之。今則風潮又減矣。苟葉衛丁龔端剛徐董李之徒。復出而鼓舞之。則朝廷復知有外強中弱之憂。庶維新二字。尚聽下回分解。不然則是永永沉淪也。然吾所謂維新者。其點猶有進焉。亦衆所共知之民權是已。蓋專制者必不維新者也。維新者必不專制者也。此理如日月臨天。江河行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政權公私辨

上海新聞報

今日中國之政府。為國乎。抑為家乎。為公乎。抑為私乎。觀於所施之政令。所握之權柄。而知之矣。夫其政令。權柄。亦至變至幻。而不可測也。今日政令。屬在我。則由我施之。可以作威作福。易一時而政令屬之人。則我又退居人後也。今日權柄。歸之我。則由我握之。可以惟刑惟賞。易一時而權柄歸之人。則我又惟人欲為也。夫其施政。令握權柄。大致蓋有數端。一曰報復。大員中有和外派。有排外派。和外派不以排外派為然。排外派亦不以和外派為然。庚子之鮮。當中外議和之際。凡排外派者。無不可危。其時和外派聲勢。隆而外交廣。排外派搖尾乞憐。性命託之。官位寄之。其外人不加指索。故卑詞焉。哀懇焉。既而和議定而

外交平。向之排外派。專制之手段。之位置。又恢復如初矣。於是凡向之名為和外派者。至此又不能不仰給於排外派。而排外派之詭計。出而排外派之巧計。生於是思欲得排外派諸人。而一一中傷之。今日撤其要。差明日開其要。一洗其從前卑詞哀懇之恥。而私仇可報矣。一曰受賄。自庚子廢爛。京中大員。屋宇被燬。衣物蕩然。迨回鑾後。思復舊時所有。大開賄賂之門。人言嘖嘖。某相尤為衆怨之府。致有議其嫁女粧奩。即門包一項。已收納至二百五十萬者。有某大員。致送奩儀五千兩。揮棄不納。一笑置之。又有謂某相懸督撫寶缺。待價而沽。人言不一。總之無報効者。以尋常相待。有報効者。以特別相待。則顯然也。一曰專擅。一國之中。凡有權利權之事。於外人則讓之。於華人則奪之。攘商之利。以為己利。而商之數十年辛苦不顧也。據商之權。以為己權。而商之數萬人。聯絡不顧也。乘商之危。寒商之心。而若輩恃其專擅之力。以相壓制。既收極大之利。又明其生殺之為所欲為也。嗚呼。凡此三者。皆今日能施政。令握權柄之政府之情形也。然而其報復。其受賄。其專擅。亦非遽爾為之者。其始則進讒言於帝座。而使其人聖眷衰。其繼則散謠言於京師。而使其人物議敗。於是朝降一諭。而抑之。暮降一諭。而擯之。以圖快其私心。而後已。曾亦知今日中國之大局。危如累卵。內外大臣。要在結以同心。而不分黨類。持以公義。而不參私見。然後可以努力王朝。維持全局乎。不然者。我之內政。多一舉動。則外人之思想。多一機會。彼惟見我內外大臣。生心妬忌。有意猜嫌。於是即其所以妬忌。所以猜嫌者。而枝節橫生。議論旁出。故路礦輪電者。皆外人甚願中國有內政之變局。而從中發奇想。佈秘計者也。抑吾又聞各國之為政。皆重商務。商富國富。商貧國貧。人之言曰。商者國之元氣。官者國之蠹蟲。蓋以凡事經商辦者。無不成。經官辦者。無不敗。歷驗皆

然外人之所以重華商而不重華官者。豈非以商信而官誑。商實而官虛。又歷驗皆然歟。而我但以能施政令能握權柄。遂排擠之。籍制之一。張其威福刑賞之勢力。則斷之曰政權私而非公也。

體制革命說

星架坡天南新報

亞之大陸有一國焉。蓋數千年來崇尚體制之舊國也。其政府無政治之思想。而唯崇體制以事張皇。其官吏無教養之精神。而唯奉體制以行故事。其庶民無自由之權利。而唯壓體制以受束縛。所以欺飾閭閻者唯體制。所以鞭笞風俗者唯體制。所以敗壞國家者亦唯體制。詩書則體制之傳記也。禮樂則體制之器數也。奏陳時事者則曰體制攸關。頒行諭旨者則曰毋乖體制。甚則賠款割地之不遑。而條約字樣尤爭體制之浮名。徵抽剝削之俱窮。而告示章程。務存體制之局面。盛哉體制。美哉體制。偽哉體制。然虛腐之滿風。吾不欲長之。而唯欲革之作體制革命說。

土木者體制之觀瞻也。即商紂之鹿台。秦政之阿房。可謂極體制之宏麗者矣。丹青未竟。金碧旋非。而謂頤和園萬壽山昆明湖。可以長作安樂窩耶。其可革者一。拜跪者體制之制儀注也。上古言天威咫尺。已極尊崇。自叔孫通定朝議。上以媚君主。下以束羣臣。而至今為烈。故武夫不習儀丈。而召見每受朝廷之斥退矣。下僚稍違格例。而稟見每遭督撫之呵責矣。未及其內才。先觀其外局。於是為官者不以經濟為救時計。而以應酬為護身符。如此即學堂林立。豈足以收有用之才耶。其可革者二。服色者體制之章身也。天子冕旒十二。玉藻一篇。已備極尊榮矣。今則四時改換。皆頒諭宮門。以整齊一切。現換某地紗。某裘某袍。某褂。次而獎賜臣工。則有素貂褂團龍褂黃馬褂開氣袍之屬。特別名色。以為尊貴之等差。而諧服中

之文用鳥武用獸之分。更無謂矣。披身者愈多。束身者愈甚。而辦事反不得自如。且既有階級爵位之懸殊矣。亦何必以此為區別哉。其可革者三。刑獄者體制之流毒也。刀鋸桁楊。古所時有。而今日之中國。則其害固中外向者所無。初時定律。則訊某罪者用某刑。而施之女子則更為煩碎。故有贊數十年刑幕。而不能盡記者。今則新式刑具。日盛月新。昔之刑具。自朝廷今之刑具。增於官吏。徒假盜賊。充斥為名。以求易於苦打成招。豈以為肅一己之威嚴。以戕萬民之生命耶。抑以為邀功地耶。其最謀者如情寃命不寬一語。不知誤送幾許殘生。哀我同胞。胡堪此極也。其可革者四。捐納者必求花樣之足否。以為得缺之遲速。夫花樣即體制之別名也。曰候選候補即用試用等之虛名。固不能盡述。且明明以官缺為買賣場矣。而必借名於或新海防例。鄭工新例。某某軍營。某某賑捐。但計折款之多寡。不計流品之何如。在奏停捐納者已詳言之矣。獨怪多立名途。以欺人耳目。抑又何也。且武弁為干城之選。當求禦侮之材。乃不計人地相宜。而但分其海疆某某缺。曰移補借補留補。總總不求甚解。豈能盡書。一若官缺可更。而體制斷不能墮者。欲求賢臣。是亦難矣。其可革者五。其餘漕運虛糜。則曰天庾正供。官倉陳腐。則曰備荒常法。考試扁門。而私路之疏虞不計。綠營操演。而開銷之無用不知。無論臣工奏行何事。而必援上案為題。其最謬如改換官照一事。則康熙時有翻車墜水。其官照遺落於西河。因准予脩補。而今之失照求換者。必援此案。凡諸等弊。言不勝言。以上所云。猶嫌舉一漏萬。則遺泥體制之風。亦可知其梗概矣。雖然。天方革之。誰能阻之。體制之有革命。亦進化之例使然也。昔也為體制極盛之時代。今也為體制漸衰之時代。謂余不信。觀光緒初元。吳可讀奏請建儲一摺。而太后駁以本朝家法。向無先立儲貳之理。而

今則太后詔立大阿哥矣。清廷於權臣勢重，多就駢誅。如年羹堯、明珠、鰲拜等是已。而今之榮祿何如？清廷祖制本無閹宦當權，而今之李聯英何如？右三者皆體制之最重且大者也。而革命出於自然，吾故曰：昔則體制極盛之時，今則體制漸衰之時也。然體制漸衰之時，其中國將興之兆乎？擲筆之餘，企望久之。

論斷髮易服之大利益

天津日日新聞

近日相傳政府有欲於明年正月令全國官民斷髮易服之說，信乎否乎？吾烏得而知之？然亦聞而快之。所以快之之故，淺者曰：辨髮無所用，舊服寬大，行且不利，况其作事不斷不易，復將何待？吾則曰：此益之小者也。更有大於此者，其能以倍蓰計哉！請約言之。

一可以和新舊也。方今朝廷以變法為急，而政府諸公多無所建白，故新黨咸力詆之。今政府毅然行斷髮易服之令，使新黨咸曉然於新政之必次第舉行，不復責人無狀，吾所謂大益者一也。

一可以和中外也。方今中國敗壞，外交上十分棘手，西人見華官多有輕慢之意，固由於我內政之頹敝，無可見重，亦由於車馬衣冠之異己，故不能與他國人一例視之也。今毅然斷髮易服，使西人咸化其矜域之見，以平等相待，吾所謂大益者二也。

一可以和滿漢也。朝廷以髮辮袍褂為國制，不敢輕易更改。二百餘年來，而漢人猶且外之曰滿人，曰滿清朝廷，故多有倡革命之說者，其形迹之未化，故其界限之難融也。今毅然斷髮易服，形迹上無所謂滿，無所謂漢，可泯族類之見，吾所謂大益者三也。

一可以和民教也。自中外大通以來，華洋錯處，民教叢居，華人見洋人曰毛子，曰鬼子，洋人見華人曰猪

尾。曰牛尾。平民見教民曰：此係奉外國教者。民教之不和，故釀成中外之大衅。此中之緣因雖多，然異言異服，亦構禍之一端也。今毅然斷髮易服，使外觀上無腹有華洋民教之分，官民上下可以享平安之福，吾所謂大益者四也。

有此四大益，則此舉誠為當務之急。而其餘諸小益，更可無論。此事不確，吾祝其確；此事而確，吾更祝其勿惑人言。中道變計，庶幾改之于日望之。

